

# 民國叢書

第一編  
· 76 ·  
歷史·地理類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郭沫若著

中國古代社會史

侯外廬著

古史甄微

蒙文通著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陳寅恪著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陳寅恪著

上海書店

蒙文通編

古史甄微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影印

# 自序

乙卯春間。蒙嘗以所述孔子古文說。質之本師井研廖先。廖先不以爲謬。因命曰「古言五帝疆域。四至各殊。祖孫父子之間。數十百年之內。日闢日蹙。不應懸殊若是。蓋緯說帝各爲代。各傳十數世。各數百千年。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土則生金。故少昊爲黃帝之子。詳考論之。可破舊說一系相承之謬。以見華夏立國開化之遠。迥非東西各民族所能及。凡我國人。皆足以自榮而自勉也。」蒙唯諾受命。已十餘年。終未遑撰集。丙寅夏間適蓉。趨謁羅江葉秉老世丈。葉丈博物能文。淹貫史乘。訊蒙於乙部曾用何功。倉皇之間。無以爲答。支吾數語。慚悚無似。蓋學殖荒落。根底未充。一遇通人。輒瞠目無對。固其宜也。丁卯歲首稍暇。遂發憤撰集。謀以酬廖師之命者。應葉丈之責。搜討既終。疑文翫集。爰原本遂古。迄於春秋。撰爲此篇。本爲究論史乘。而多襲注疏圖緯之成說。間及諸子。殆囿於結習而使然也。稿既脫。凡十二篇。約六萬言。卽以教於成都大學。再教於成都師範大學。稿又易。三教於四川大學及敬業學院。增補益多。洽歲之間。稿凡三易。於是文通將有金陵之游。踐師門五年之約。南充張方老世丈曰。且



稍留。試爲我寫定之。則又淹遲成都三閱月而四定稿又畢。經學抉原、天問本事、初稿亦次第錄出。約四萬言。經學抉原一篇。猶是舊作導言之旨。蓋以天問本事一篇。以見楚人一派之學。三篇循環相通。而文通年來言學大意。備於是矣。稿稍成而羣盜阻兵。烽火突起。欲行不得。東望江表。憤懣何如。士貴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吾行已先不信。尙何冀人之信吾言。而況此非毀堯舜。譏短湯武。狂悖之論哉。則草定此篇之意。不可以不敘也。

敘曰。晚近言學。約有二派。一主六經皆史。一主託古改制。二派根本既殊。故於古史之衡斷自別。數十年來。兩相詆譏嘲囋。若冰炭之不可同刑。言今古學者。且復以是爲判。然苟今古學之義不明。則古史正未易理。今世之言今古學者。固自與古不同。在昔兩漢言學。嚴守師法。各有義類。統歸於同道。則交午旁通。於異家則不相雜越。篤信謹守。說不厭詳。而晚近言學。則異是。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魏（源）崔（適）康（有爲）之流。肆爲險怪之辯。不探師法之源。徒譏訕康成。詆訐子駿。卽以是爲今文。至若冒僞孔書傳而曲信皇甫士安。究不明兩家之說爲同爲異。斯謂之能訕鄭則可。謂之今文則不可。惠（士奇）金（鶚）陳（奐）鄭（漢勛）其陳說禮數。亦何嘗不徵之先秦以易後鄭。途徑豈出龔魏下。

彼則不自命爲今文。此乃張步緯以駭俗。董伏韓楊之術。豈其若斯。若張惠言陳壽祺之述論。則庶有當於今文家法之學。是前代之今文惟一。近代之今文有二。魚目混珠。朱奪於紫。其敝也久矣。今文之末流如是。而古文之訛惑亦莫不然。徒詆讖緯。矜蒼雅。人自以爲能宗鄭。而實鮮究其條貫。交口贊康成。毀范寧。於其旨義之爲一爲二。乃未之詳察。至若劉賈馬鄭之或變或合。更莫探其原委。謂之能阿鄭則可。詎何關於古文。今文古文之界別且不明。徒各據緯候蒼雅爲根實。以訕鄭阿鄭爲門戶。則今世言今古學之大本已乖。又何論於改制託古六經皆史之談。蓋此二說者。文無徵於古。義或爽於正。固未可依之以斷義。惟一捨此末世之浮辭。守先師之遺訓。考其家法。推其條例。以致其密。說雖難備。義尙有歸。如北學言史。要不遠於譙周。（古史考）南學言史。終未越乎皇甫。（帝王世紀）古文學既南北異趣。今文學亦齊魯殊致。適海適岱。言各有宗。觸類而通。然後於漢師之學。古史之事。庶可略知方軌。然此猶局乎孔氏一家之言。班馬以來之說。未可以上窮古史之變也。古史奇聞。諸子爲詳。故訓讖緯。駁文時見。比輯驗之。則此百家雜說。自成統系。若或鄰於事情。而六藝所陳。動多違忤。反不免於迂隔。搜其散佚。撰其奇說。自足見儒家言外若別有信史可稽。經史截分爲二途。猶涇清渭濁之不可

混。故方古史甄微初稿之成。則於託古改制之說。雖欲不信而不得。更後讀楚詞天問。見其持說乃又不同。王逸序言「屈原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倏。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是天問所陳。皆楚人相傳之史。山海經雅與符會。諒同本於楚人之舊傳。既大異於六經。復不同於諸子。乃恍然於古史甄微所述。多本韓非之意。同符汲冢之書。別是北方三晉所傳。而儒家六經所陳。究皆魯人之說耳。蓋魯人宿敦禮義。故說湯武俱爲聖智。晉人宿崇功利。故說舜禹皆同篡竊。楚人宿好鬼神。故稱虞夏極其靈怪。三方所稱述之史說不同。蓋卽原於其思想之異。古史甄微備言太古民族。顯有三系之分。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與文化亦異。六經、汲冢書、山海經、三者稱道古事各判。其卽本於三系民族傳說之史固各不同耶。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不修之春秋。其文寥落不可知。其義則彰然可識也。況天問所述。託始女媧。而莊子稱赫胥豸韋。周易繫辭始自伏羲。而子思稱東扈。韓非五蠹始自遂人有巢。而商君稱吳英。所陳不同。非苟而已。山經頗稱帝俊。而北人之傳無之。郊子稱道少昊。大戴禮記、呂氏春秋、述五帝皆不之及。兩家所說蓋本之荀卿李斯者耶。是三方言首出之王既殊。言繼世之王又各異也。余舊撰經學導言。推論三晉之學。史學實其正宗。



則六經天問所陳。翻不免於理想虛構。則六經皆史之談。顯非諦說。託古改制之論。亦未必然。誠以今文家改制之言。以經之所陳。作自孔氏。然終無以解於左國之書。以左書多符六經。安得曰不祖孔子。左書而非祖孔子。則孔子所改制而左國能偶同之者何耶。儻東方之舊傳實然。故左孔同符。而別異於晉楚人之說也。此改制之說所由難通。而推本於鄒魯、晉、楚三方傳說之殊。理或爾也。且改制所本。依於春秋公羊。說者謂隱公改元。卽爲王魯之證。然天子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禮家斷其義。左氏紀惠公之元。國語晉依獻公文公紀元。春秋述其事。安在隱公元年。卽爲春秋當新王之義。素王之說既搖。卽改制之說難立。至劉知幾之惑經疑古。更足徵經史之分途。晚近六經皆史之談。既暗於史。尤病於史。似於劉氏所惑所疑。蓋已了無疑沮。而於孔子所傳微言大義。更若存若亡。此六經皆史、託古改制兩說之所不易明。而追尋今古之家法。求晉楚之師說。或有當也。然天問山經。爭涉神話。語多靈怪。民神糅雜。其可據以說南人之史耶。蓋山經之作。五篇之文最先。而海內外大荒。皆屬後起。在後篇言之神怪者。在山經皆爲樸略之人。亦猶世傳關羽事多異聞。乃非陳壽所宜知也。知天問山經所述。自爲楚之史文。九歌所詠雲中君、少司命之類。乃楚之神鬼耳。而天問所陳。雅不涉於九歌。

九歌所頌。復不涉及天問。則楚人神之與史。其辨本明。持此以驗三方傳說之殊。儻未爲失。推此以尋。則見晉楚之史。不與鄒魯同科。三系之說明。而古史大略或可求也。請姑就孟子書證之。孟子之書。盡人所信。今以孟子書證孟子書。見儒家言外。顯有異家之史存於其間。孟子所稱述者若可疑。而孟子所斥責者翻若可信。試列陳之。(一)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湯三使往聘之。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孟子所陳。與萬章所問各異。而韓非難言『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以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則韓非之說。足證萬章之非誣。固別一說也。若天問說伊尹之事。又自不同。其曰『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說既荒唐。異於孟子韓非所論。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侏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獻之其君。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曰伊尹。伊尹長而賢。湯聞。使人請之。有侏氏。有侏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娶婦爲婚。有侏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湯得伊尹。設朝而見之。說

湯以至味。」此又一說也。呂覽所言。卽述天問之事。又連及鼎俎庖宰並爲一說。蓋後起之書。兼備衆議矣。是伊尹要湯之事惟一。而孟子、韓非、天問、三家之說不同。墨子「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多矣。」則孟子之說。惟墨翟與合。豈以鄒魯所傳自相同。而與晉楚之說各異耶。孟子言「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則非耕於莘野之人也。治亦進。亂亦進。聖之任者。墨子亦言「成湯舉伊尹於庖廚。」則割烹之說反若可信。以孟子證孟子。則韓非之說有徵。而孟子之說可疑也。(二)「萬章問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史記趙良說「百里奚。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呂氏春秋慎人「公孫枝以五羊皮買之而獻諸繆公。」韓非說林「公孫枝自刖而尊百里。」莊子「奚飯牛而牛肥。繆公忘其賤。與之政。」此又一說也。皆足證萬章所問不虛。孟子曰「百里奚舉於市。」是亦說自鬻食牛事。以孟子之言足證孟子之言可疑也。(三)孟子以文王爲以德行仁者王。孔子亦贊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凡孔孟之稱美文王者至矣。然韓非內儲言「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紂而



亂其心。」喻老言紂索玉版事。謂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淮南道應訓言「文王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以待紂之失。」此又一說也。與孔孟之言迥別。天問則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正緯書所謂赤雀銜丹書降周之岐社。而文王制命稱王。此又一說也。而屈子亦深以周之代殷爲疑。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毋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旣言「文王由方百里起。」又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則文王之受封可知。復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爲小。」則太王文王翦商之志不尤顯耶。以孟子書證孟子書。亦足見韓非所言文王之積慮處心鄰於實。而孔孟所言爲疎。斯皆文飾之迹。有所不能全泯者也。（四）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此一說也。而離騷則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天問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此又一說也。齊世家謂「太公以釣魚好周西伯。」呂氏春秋「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於渭以觀之。」韓非喻老說「文王舉太公於渭濱。」史記。范雎說秦王曰「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此又一說也。皆與孟子不合。尙書大傳言「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者學於太公。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遂與

三子見文王於美里。」史記言「呂尙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美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召呂尙。呂尙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史公之說。卽本之大傳。與孟子同。又足見太公之事惟一。而孟子、韓非、天問三家之說又各不同。范雎、魏人。故與韓非合。伏生與孟子同爲東方儒家之說。又能自相合也。（五）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而韓非言「傳說轉鬻。」與孟子之說不同。墨子「傳說被褐帶索。築乎北海之洲。」異乎韓非北方之傳。而合於孟子。同爲東方之說。若莊子則云「夫道無爲無形。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車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斯南方之說又自殊也。（六）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孔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此鄒魯之言也。韓非則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之下。」而汲冢書言「伯夷、叔齊、去隱於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胤子在鄆。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則夷齊豈肥遯自甘者耶。此三晉之說。又不同也。天問言「驚女采薇鹿何祐。」說者引古史考、列士傳、釋之。古史考言「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列士傳言「二人遂不食薇。天遣白鹿乳之。得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此又天問楚人荒唐之說。與三晉鄆



魯又不同也。(七)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淮南子以「舜征三苗。道死蒼梧。」則舜以征三苗不死於東而死於南也。異於孟子。而魯語展禽謂「舜勤衆事而野死。」此又以舜非死於征三苗。意與孟子合。則鄒魯所傳自相同。而與淮南、檀弓等異家之說殊也。(八)「咸邱蒙問。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然呂氏春秋說「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韓非子忠孝稱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則咸邱蒙所持以問。固孟子而外。異家所述之史文也。(九)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而汲冢古文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又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蓋囚堯偃塞二城。是南河之南處也。」與孟子不合。韓非子難三則曰「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亦與孟子不合。而與汲冢古文合。孟子曰「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韓非忠孝則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管子曰「舜禪夏禹。」

於洞庭之野。」則征三苗道死蒼梧時也。亦與孟子不同。孟子曰「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韓非子外儲則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以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又與孟子不合。若莊子則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予無所用天下爲。又讓天下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未暇治天下也。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北人無擇因自投清冷之淵。舜以天下讓石戶之農。石戶之農夫負婦戴攜子以入於海。」是道家者流、南方之說。既異於韓魏之傳。復異於鄒魯之說也。汲冢古文言益干啓位啓殺之。與韓非合。汲冢、魏書。與韓非同爲三晉北方之說。故能自相同耶。墨子尙賢云「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墨子所言乃能與孟子合者。亦以同爲東魯之說。故又自相同也。（十）「萬章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而韓非忠孝說「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妻帝二女而取天下。」孟子韓非說象事又各不同。（十一）孟子曰「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而汲冢古文言「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韓非說疑又稱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

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則謂太甲之事與五觀管蔡同也。是孟子韓非說太甲又不同。(十二)「萬章問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孟子曰否。不然也。」而新序節士「禹問伯成子高曰。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子高曰。昔堯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貪爭之端自此始。德自此衰。刑自此繁也。」淮南子說「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謂「有扈氏以堯舜舉賢。而禹獨與子故伐啓。」則萬章所問又上合於伯成子高與有扈氏之義。而異於孟子之說也。(十三)萬章曰「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此謂誅有罪也。史記云「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此謂以成化也。晉語五「曰季曰。舜之刑也殛鯀。」韓非子說「堯不聽。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誅鯀於羽山之郊。」則誅討有罪者三晉之說也。左氏文十八年傳「季文子曰。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魯語展禽以「魼障洪水而殛死。」與舜勤衆事而野死。稷勤百穀而山死。并舉。則以教民成化者。魯人之說。而史記用之也。若天問則曰「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又曰「鴟龜曳銜。魼何聽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則誣怪之說。固不足論。是伯鯀之事惟一。而楚人與鄒魯三晉所道

又各異也。（十四）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又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也。」此魯世家、劉歆、班固之所本。馬遷、班固又言「夏十七王。殷三十一王。」即本之三朝記少間。「禹崩十有七世有桀。成湯崩二十二世有武丁。武丁崩九世有紂。」此鄒魯之說也。而韓非說「虞夏二千餘歲。殷周七百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與孟子殊。而汲冢古文言「夏年多殷。」與韓非合。律歷志言「張壽王治黃帝調歷。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又疑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又言伯益爲天子代禹。同於韓非竹書。此又三晉之說也。神農作太初歷。而律歷志言「前歷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此當即寶長安單安國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之說所由本。黃帝調歷爲晉人之說。神農太初爲楚人之說可知。由此見即孟子之書。顯有矛盾不同之史存於其間。韓非、汲冢之書皆與孟子異而自相同。惟墨子、展禽等魯人之說能與孟子合。而異於臼季、韓非三晉之說。離騷天問楚人之說。又自差殊。然荒唐悠謬。置之可也。以孟子書證孟子書。或時又自相違反。足證北方三晉之學鄰於事實。韓非難一言「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畝正。河濱



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取也。舜其信仁乎。或問儒者曰。方是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是不特三晉所傳之史與鄒魯不同。韓非且進而擊儒者之傳。侮孔子之說。已開惑經疑古之端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十過述由余之言曰。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流。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是韓非以堯舜禹湯。胥不得爲恭儉之主。周監二代。郁郁其文。而武王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國。周

公東征熊盈族十有七國。由韓非視之。將周之益侈而國之不服者彌多耶。韓非外儲說「堯以其天下讓許由。許由必不受也。是則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是唐虞之禪讓其名。而舜禹之攘奪其實也。說林上言「湯已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殷祝言「桀三致國於湯。一徙於不齊。再徙於魯。三徙於南巢。然後湯卽天子位。」是湯之讓務光也爲僞。實已伐桀。而仍僞爲禪讓之迹以飾之。姦劫弑臣言「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餓死首陽之陵。」夫伯夷扣馬之諫不售。恥周而逃之。而武王反以天下讓伯夷者何耶。孟子言「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則其求仁得仁。餓於首陽之下。武王周公。正伯夷之所謂之惡人耶。足知三晉史文。比於鄒魯六藝。非徒節末之殊。而實根本之異。其君則湯武堯舜。其臣則伊周禹稷。固無殊於五霸六國之人。人類自有史以來。古今一揆。上古不爲治。季世不爲淫。韓非所論。固迥別於孟子屈原所聞。三方史說互異。卽本孟子書可推而見之。北人所傳近真。亦本孟子書可推而見之。此較明之證也。知斯旨也。則於同一事而後人傳說各異。莫可考其出於周秦何派者。亦可以義推而得之。試再於孟子求之。

若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趙岐註謂「捐階、舜卽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浚井、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此一說也。史記說「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深入。瞽瞍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此又一說也。沈約註竹書、梁武帝作通史、及宋書符瑞志、並云「使舜滌廩。二女曰鵠汝衣裳。鳥工往得飛去。又使浚井。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自旁而出。」郭璞注山海經云「二女靈達。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列女傳（索隱引）「二女教舜鳥工上廩。」此又一說也。三說雖見於漢人。然旣知晚周三方立說之殊。則足見漢人三說之各有所本。史公所取。顯爲北方三晉之言。劉、郭則南方楚人神怪之說。而趙氏則爲東方鄒魯儒者之說。可明也。再推此例以究。則凡後世儒者所述異聞。皆略可推見所本。百家雜說雖繁。未嘗不可分析以究之。使各就條理。蓋在戰國以前。三方傳說。本自分明。述文者各守所聞。不相淆亂。自呂不韋使賓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呂氏春秋。糅合衆說。號爲雜家。太史公、淮南子、韓嬰、劉向繼之。而先秦舊史統系乃不可理。蓋亦猶鄭康成糅合今古兩學。以意取舍。而兩漢師法在昔粲若列眉者。是後遂不可理也。今以孟子之說爲

宗。以上合六經。而鄒魯之言史者莫之能異也。以韓非爲宗。以上合汲冢紀年。而三晉之言史者莫之能異也。經典釋文莊子敍錄謂「莊子書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取去。」今莊子書非完帙。不能考見其所述古事何如。而據陸氏所言。則莊書雅與山海經相合。則以屈原、莊子爲宗。以上合山海經。則南方之言古史者亦莫之能異也。此論明。則三方之史不同。定可知之也。儻亦如本師廖先以周官統古學。以王制統今學之意乎。余作經學抉原。深信齊魯學外。而古文爲三晉之學。則經術亦以地域而分。余舊讀西漢之文。以爲劉向、匡衡、董仲舒。此出於魯人六經者也。鄒陽、枚乘、王褒。此出於楚人詞賦者也。賈誼、蒯錯、賈山、陳論政事。此出於三晉縱橫法家者也。西漢文章之變。略盡於是。而亦以此三系文化爲本。此又三方文章之不同也。自鄧析、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韓非之徒。并是北人。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則從橫法家。固三晉北方之學也。道家如老莊。詞賦家如屈宋。并是南人。則辭賦道家固南方之學也。六經儒墨者流。固東方鄒魯之學也。此又三方思想學術之不同也。三方文物之各殊。在在可見。固非言史一端而已。余之撰經學抉原。專推明六



藝之歸。惟魯學得其正。又成天問本事。亦可以窺楚學之大凡也。茲重訂古史甄微。則晉人言學旨趣所在。亦庶乎可以推徵。三篇循環相通。而文通年來言學大意。備於是也。然經學抉原所據者制也。古史甄微所論者事也。此皆學問之粗迹。制與事既明。則將進而究於義。以闡道術之精微。考三方思想之異同交午。而衡其得失。如持孟子之說以視荀卿。而東方之儒、北方之儒、持論迥異。持宋玉大小言賦以視荀卿雲蠶各賦。而晉楚詞人思想之別。亦灼然可知。有東方之墨。秦之墨。南方之墨。而墨分爲三。有巨子、有公孫龍、而堅白別盈離之辯。例是以推。義類深廣。校其長短。則莊老沈疴。若在膏肓。荀韓所陳。有同廢疾。思孟深粹。墨守無間。必讀而辨之。而後知東方文化中之東方文化。斯於學爲最美。則此區區之談制與史者。瑣末支離。固無當於高明之旨也。

# 古史甄微

## 目錄

一	三皇五帝	一
二	歷年世系	一一
三	上古開化	二四
四	江漢民族	三六
五	河洛民族	四五
六	海岱民族	五二
七	上古文化	六二
八	虞夏禪讓	七五
九	夏之興替	八六

十 殷之興替·····	一〇三
十一 周之興替·····	一一八
十二 三代文化·····	一四〇

# 古史甄微

## 一 三皇五帝

谷永言「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師古曰「三謂三皇。五謂五帝。」則三皇五帝之說。起自晚周。漢師古已言之也。郊祀志有「梁巫、晉巫、秦巫、荆巫。晉巫祠五帝。」亳人謬忌奏祠秦一方曰「天神貴者秦一。秦一佐曰五帝。」是五帝本神祇。而赤熛怒、白招矩等則其帝之名也。鄭玄以「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宋均謂是「北極神之別名。」是北辰之神一。而五帝之神佐之。武帝時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是天地之神。又並北辰之神而三。秦博士言「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則三皇之說。本於三一。五帝固神祇。三皇亦本神祇。初謂神。不謂人也。世或據春秋後語。欲易泰皇爲人皇。而不知泰皇之說。出自泰一。人皇之名。又出自泰皇耳。鄭玄注中候言「德合北辰者稱皇。德合五帝佐星者稱帝。」尤爲三五之說。本於天神之顯證。帝之與皇。固無關於人事也。方皇帝說之起初。皇則一而帝五。及鄭注中候。又列少昊於五帝。則又皇三而帝六。彌

附會而彌離本也。撮周秦書之不涉疑僞者而論之。孟子而上。皆惟言三王。自荀卿以來。始言五帝。莊子、呂氏春秋乃言三皇。以陸德明之言考之。則莊子書亦多有非漆園作者。雜出其間。則戰國之初。惟說三王。及於中葉。乃言五帝。及於秦世。乃言三皇。在前世皆言忠敬文三統。子丑寅三正。謂王者三而復。自不容有五運說。五而復之義以間之。言五帝當自騶衍氏之後也。

詩書中自昔稱上帝。蓋皆謂昊天上帝也。堯舜帝乙之稱帝。則皆歿而臣子尊之。史氏述之。然後王者有帝號。謂配天耳。故曰稽古同天。以稱帝爲同天。是帝爲天之專名。而假之以尊王者耳。尙書大傳言「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是舜自稱王不稱帝。於時天子尙無帝號。而堯典已言「肆類於上帝。」審帝本天名在先。王者配天稱帝在後也。昊天上帝惟一。而古之王者備五帝。於義何居。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亦帝一而配一。則天有五帝。古之王者有五帝。皆非西周之說可知也。又與三統之說不并容。是不特皇之說原始爲一而非三。卽帝之說在上世亦爲一而非五也。自騶子言五德之運。蓋五帝之說。因之而興。五運之說與三統之說不並行。則五帝之說與三王之說不兩立也。郊祀志言「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

始皇采用之。」又言「秦始皇帝既卽位。或曰黃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此卽始皇之所采用。知卽齊人之所奏。騶子之說也。淮南齊俗訓高誘注引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文選注亦引之。此卽齊人說之所本。騶子并黃帝、夏、殷、周以言五運。知騶子據三王以言五運。當是以五運之說易三統。故曰五帝三王之說不並容。先五帝而以夏商周三王屬於其後。外三王而言五帝者。後起之訛說也。據三王以言五運。不數顓頊、帝喾、堯、舜。此白虎通五帝無有天下之號之說。大戴禮五帝皆同姓之說也。列顓頊、帝喾於五帝。此白虎通五帝皆有立天下之號之說。命歷序五帝各傳十數世之說也。外三王而言五帝。非騶子之說。騶子之說五運據三王。則五運之說自騶子。而五帝之說且不必自騶子。知孟子以前言三王。自不宜言五帝又審矣。

自騶子五運之說起。而五帝之說興。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少昊。秦宣公作密時。祠青帝。秦靈公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逮秦之亡。而五帝之祠未具。備五時自高帝。見秦人五帝說之以漸而起也。方秦祠未具五時之時。而晉之巫、祠五帝。荀卿爲趙之儒者。言五帝。周官、亦言五帝。吾故曰周官、三晉



之書也。是亦一證也。東方之人言王者五德終始。而西方則謂既以王者配上帝。王者五而復。則上帝亦五其神。天有五帝。上世之王者亦五帝。巫之五帝。史之五帝。乃次第起也。李斯言「古者五帝。地方千里。」是於時五帝已皆爲古天子也。月令、呂不韋作。秦人之學。於時求五帝於五時不能備。則以顓頊承之。舊蓋有以共工當黑帝者。以居水火之間。非序而紕之。既承以顓頊。則一姓而再興也。勾芒、蓐收之屬。實顓頊之六官。於是亦爲祠享之神。呂氏騶子所述各不同。其所自來者本各異。東西固殊途也。陳爲太昊之虛。魯爲少昊之虛。衛爲顓頊之虛。晉爲夏虛。而呂氏則西少昊、北顓頊。若山海經則又顓頊之國在南。西軒轅、東少昊。是巫與史之說既異。楚與秦之文又別也。孫子行軍篇「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蔣子萬機論「黃帝初立。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此以黃帝與四帝並時有五帝。此五帝說之最早者。與齊秦之說各不同。別爲吳楚之說。五帝說始見孫子。三皇說始見莊子。豈三五皆南方之說。騶子取之而別爲之釋。乃漸徧於東方北方耶。秦之五時本以漸起。而上兼三皇。騶衍之說。下據三王。則晉人之言五帝。其卽雜取齊秦之說以立義耶。荀子成相言「文武之道同伏戲。」而非相言「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伏戲之爲傳人。知

不在五帝之外。是荀說五帝亦上兼三皇。與秦人五時月令同也。大略言「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非相言「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是荀別禹湯三王於五帝之外。秦晉北方之說自爲同也。帝固獨貴之神。今乃有五。則不能不有尤貴者焉。周官春官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之外。更有上帝。五帝上帝之說。自三晉始也。又一變而爲泰一。爲三一。爲三皇。又去古義益遠也。

三皇之說既起。前世既以古之王者配五帝。則又自然必以古之王者配三皇。黃帝爲五帝之本。不可以配三皇。惟伏羲、神農。前乎此可以爲皇耳。故淮南子稱「泰古二皇。得道之紀。」說者謂二皇羲農也。而三皇終缺其一。巫則三皇。史則二皇。於是各家以意取古王者補之。自潛夫論、白虎通、風俗通。以觀諸家言三皇皆稱伏羲、神農。此諸家之所同。其一則或曰女媧。曰遂人。曰祝融。曰共工。遂各不同。此諸家之所異也。其同其異之間。而三皇說逐漸發展之迹可求也。帝本爲昊天之神。而皇不過贊天神之詞耳。詩曰「皇皇上帝。皇矣上帝。」後乃帝前有皇號。誠可哂也。羲農既躋於三皇。則月令之五帝俄空焉。則以帝侑、堯、舜備之。故尚書中候五帝有六。五帝終不可有六也。則又紕少昊。故大戴、史公、五



帝之說。此誠源秦晉而次第轉變最後之說。既有三皇說以後之五帝說也。及僞孔安國、皇甫士安、乃以羲、農、黃帝言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言五帝。至是而三皇五帝之說乃略定。然其無當於義猶昔也。郊祀志言「武帝欲仿黃帝以接神人。道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是當時三皇之說未定。而九皇之說又起。郊祀志「雍有日、月、參、辰、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之屬。百有餘廟。」皮鹿門以十四臣爲六十四臣之脫誤。當是九皇之臣。六十四民之臣。是知九皇六十四民。在秦本屬雍廟。入漢亦爲古之王者也。董仲舒據三皇以言九皇。故神農在九皇。亦猶騶衍據三王以言五運。以九皇之說代三皇。九皇三皇。說不兩立。亦猶五德三正。說不並容。自漢以來。序三王於五帝之後。入東漢又敘九皇於三皇之前。是並不正義耳。然自魏晉以來。九皇六十四民之說。又已久湮而無知者也。

序論皇帝之說。在漢時凡有二派。持說不同。一主三皇。詳於伏生。一主九皇。本之董子。董子之義。謂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夏。故虞、紂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周人之王。親殷。故夏、紂虞。而號舜曰帝舜。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尙推神農以爲九皇。以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紂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紂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此爲節取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文。中復間以己

意校補。則王帝皇民。以次推遷。故禮家繼之。有六十四民之說。皆謂古易姓之王者也。諸書亦有謂太昊爲倉帝、泰帝者。月令卽曰「其帝太昊」。知伏羲古亦在五帝列。豈謂夏人親虞故唐而紂高辛之遺說乎。自九皇以上。曰六十四民。遂古之初。則未究其始。此齊學者之說也。伏生等說三皇之義。與此不同。以「遂人爲遂皇。遂人以火紀。故託遂皇於天。伏戲爲戲皇。伏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神農爲農皇。神農悉地力。故託農皇於地。」自鄭玄、宋均、譙周、及命庥序、含文嘉、甄曜度、雒書、說三皇皆與伏同。鄭玄注通卦驗云「燧皇謂遂人。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譙周古史考亦說「太古之初。有聖人以火德王。號曰燧人。」明鄭譙二氏皆以燧人爲百王之首。鄭玄以「遂皇之後。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此據禮運疏引六藝論文。曲禮疏別引六藝論文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與此不同。路史云「馬總之徒。俱謂十紀通百八十有七代。」曲禮疏所引。或卽本鄭說通十紀之文而有誤。馬總之說。當本之鄭說。義皇其世有五十九姓。而神農有七世。軒轅十三世。譙周則說「遂人次有三姓至伏羲。伏羲以次有三姓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炎帝之後凡八代。軒轅氏代之。」宋均又以爲「女媧至神農七十二姓。」此三家說三皇雖同。而三皇之

間、易姓而王者幾代。則各不同。蓋所據又各異也。而三皇非其人身自相接。其間代之易姓而王者實多。則三家并同。是此一派不謂皇帝爲以次推遷。其義甚顯。通三家之說觀之。自遂人至黃帝。其間易姓而王者。殆三百姓。而遂皇有天下、一百五十六代。有巢氏有天下、百餘代。尸子曰「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則三皇三百姓間。將及萬代。此魯學者之說也。二派立說。一以皇帝爲推遷。一以爲固定。義已不同。以神農爲九皇。則九皇之說所以易三皇、兩說不能並行。亦猶五運說之易三統、兩說不能並行者也。

董伏而後、說三皇九皇者又復別出。鄭司農小宗伯注云「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漢舊儀亦云「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賈公彥周官正義引史記云「九皇既沒。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又引史記云「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是則三皇之前、復有九皇。與伏羲不合。六十四民在九皇之後。又與董義不合。賈疏所引史記。今司馬遷書無其文。則是後儒別一家書。五帝之說與三王之說不並存。及後遂敍五帝於三王之先。九皇與三皇不並存。及此又序九皇於三皇先也。雒書「三皇號九頭紀。人皇兄弟九人。」韋昭說「人皇兄弟九人。所謂九

皇。」張晏說「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通卦驗注說「遂人卽人皇。」此是以三皇卽九皇。而伏羲神農之前、別有三皇也。或又別遂皇、遂人爲二。凡此皆欲調處九皇三皇爲一說。牽合以成義。遂致觸處皆難通也。命歷序諸書云「天地初立。有天皇、地皇、人皇。」而以遂人、羲、農、爲後之三皇。三皇之外、復有三皇。則五帝之外、宜復有五帝。豈黃帝、堯、舜之前。又別有蒼帝、靄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亦實有其人。而嘗王天下耶。通卦驗云「太皇之先。與燿合元。」鄭注「燿魄寶、北辰帝名。」帝王世紀言「天地開闢。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或冬穴夏巢。或食鳥獸之肉。天皇大帝、曜魄寶。地皇爲天一。人皇爲太一。」夫北辰惟一曜魄寶。而此又益之以天一太一。始學篇又以天皇號天黿。不曰曜魄寶。其說又更妄也。自是歷魏晉以下。徐整、任昉。又采俗說作爲盤古之名。語益荒唐。趙宋而後。述史者莫不首盤古。而次以天地人皇。最爲戲論。何其迷妄不諭。乃至如此。莊子謂「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旣曰鄰國相望。則十二氏若並世諸侯然。不必悉先後相承。而似爲部落之峙立也。商君畫策言「昔者吳英

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韓非五蠹言「有巢氏構木爲巢以避羣害。燧人氏鑽燧取火以化腥臊。」是北人言其上世之王皆勤於功利者也。天問言「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莊子言「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又言混沌氏、豸韋氏。是南人言其上世王者皆恍忽而誕者也。子思子以「東扈氏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道。」易繫辭首稱「伏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則東方言其上世王者皆仁智而信者也。則上古部落而治之時。各長其長。各民其民。烏有所謂三皇九皇盤古之說哉。



## 二 歷年世系

三代世表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蓋史遷所見春秋歷譜諜及張蒼之終始五德傳、并諜記、咸不同。則記敍古代歲年。諒有多家。而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可記。史遷固見其說。其作五帝本紀。則不記年數。夏殷周本紀亦然。年表自共和始。乃可記焉。班固世經、始太昊不記年。唐虞夏乃有年歲可紀。謂「夏后氏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殷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帝王世紀以下均用之。此固一家之言。未可據爲徵信也。若韓非子顯學篇說「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是韓非以堯舜至周末三千餘歲。與班氏所記相乖頗遠也。王隱晉書云。「汲冢紀年、夏年多殷。」韓非所云似與紀年合。三朝記少間云「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卽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二世乃有武丁卽位。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卽位。」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此與史記世經合。六韜大明說「禹之德流三十一世。至桀爲無道。湯

得伊尹。一舉而放之。」與三朝記世經不合。或與韓非子合。而王則不可考也。今本竹書紀年云「夏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商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夏年不能多殷。當非古竹書束皙所見者。而易緯稽覽圖言「夏年四百三十一。殷年四百九十六。」與後本竹書紀年合。然未足據也。魏世家注引荀勗、和嶠並云「紀年起自黃帝。」杜預、束皙並云「自夏殷周。」蓋黃帝以來皆可名夏。猶堯舜之書皆稱虞夏書。或以伯夷初作史。故古史並謂之夏也。鄒子曰「虞土、夏木、殷金、周火。」郊祀志以爲「黃帝土、夏木、殷金、周火。」并是黃帝得稱虞夏之證。然韓非云「堯舜三千年。」則虞夏二千餘歲。不計黃帝以來可知也。殷本紀正義引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儻古竹書之實。唐人所見者尙然乎。韓非曰「殷周七百餘歲。」而此則曰盤庚至紂七百餘歲。則竹書與韓非亦未合也。通鑑外紀注引作「二百七十年。」則今本正義言七百。或文又誤也。世經稱殷歷曰「當成湯方卽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終六部首當周公五年。則爲距伐桀四百五十八歲。少百七十一歲。不盈六百二十九。」鬻子言「湯之治天下也。二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左氏宣三年傳「鼎遷於商。載祀六百。成王定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晉

語亦曰「商之享國三十一王。」是世經與左氏合。而殷歷反與左氏不合。然邇日西人說左氏歷法。皆西漢末年之說。則世經、左氏、商年六百之說可疑。而殷歷言商年四百。多與他家合。爲可信也。史記匈奴列傳言「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與桀同時）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餘年。武王伐紂營雒邑。武王放逐戎夷。其後二百有餘年。而穆王伐犬戎。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申侯與犬戎攻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是史公說商年亦四百餘耳。而說西周竟亦四百餘年。校魯世家。斯爲大異。律歷志言「張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寶長安單安國安稜、栢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一十九歲。」斯數說者并與世經不合。然以春秋命歷序所記五帝用歲。下合韓非所說虞夏之年。則張壽王六千餘歲之說。不幾於有證歟。

前漢書律歷志言「春秋、殷歷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然以三統歷校魯世家。煬公六年、三統以爲十六年。獻公三十二年、三統以爲五十年。武公九年、三統以爲二年。然以三統都數推之。三統以爲煬公十六年。應是六十年。武公二年。應是九年。則三統歷長於魯世



家七十二年。孟子說「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也。」趙岐注「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太王、文王以來。」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當周赧王三年己酉，以三統歷計之。上至周武王伐殷己卯，則八百一十一年，再益以太王、文王之年，顯非七百餘歲。除去劉歆誤衍之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則孟子書與魯世家合。蓋魯世家本之魯史，而孟子鄒人，鄒魯所傳自合故也。孟子曰「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此并鄒魯所傳，異於衆家之說者也。韓非說「虞夏二千餘歲。殷周七百餘歲。」與竹書所謂「夏年多殷」合。韓非則韓之諸公子，而竹書得之魏冢，則三晉所傳又自相同也。劉道原說「汲冢紀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而三統歷、西周三百五十二年，演百年。」三統既多於鄒魯所傳，又多說三晉之說也。說殷年又多於殷歷、史記、竹書也。律歷志說「前歷上元，秦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此謂前歷太初，當卽神農始作之太初歷。又云「寶長安等治終始，言黃帝以來，至元鳳三年，三千六百二十九歲。」則自前歷秦初至黃帝，尙有一千一十四年，更在炎帝以前也。張壽王治黃帝調歷，而說「伯益爲天子代禹。」知黃帝歷本之晉，此神農歷其本之楚乎。蓋晉、楚、鄒、魯，說前歷各異，而又自相同也。

劉昭補後漢書律歷志言「馮光、陳晃，以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史公六國表固云「起周元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也。」史公之表因秦紀，固若有徵。然始皇本紀說「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徵之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則五百七十六歲。徵之年表，自襄公至二世，則五百六十一歲。此三事均應本之秦紀，而史公一手所錄，已若是其差異。史公亦謂「秦紀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頗可采者。」是秦紀亦如國策、國語記言之書，非若春秋記事之書。是難據以定年歲。史公已憾其文略不具，則六國年表亦非有甚確之據。始皇本紀（秦紀）以爲「簡公享國十五年，生惠公。」而索隱稱王邵案紀年云「簡公後次敬公，敬公立十三年，乃立惠公。」則秦紀之不爲確史，其缺略可見也。律歷志言「光、晃各以庚申爲非，甲寅元爲是。」案歷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本，蓋殷歷元也。光晃各有所據，非必史公獨是，光晃遂非也。

班固漢書云「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齊召南曰「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而卒。時周安王十五年。自安王十五年計至秦二世三年，卽已一百八十一年也。又加高祖十二年、惠帝七年、高后八年，而孝文始卽帝位，則是二百零

八年也。竇公在魏文侯時已爲樂工。則其年必非甚幼。至見文帝又未必卽在元年。則其壽蓋二百三四十歲矣。」依此則桓譚謂之百八十歲可乎。然則據此桓譚所說竇公之年，益足證六國年表之不實也。劉向說「孫卿後孟子百餘年。」然韓非說「燕王噲賢子之而非郇卿。」而孟子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劉向說「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者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而孟子書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然哉。」斯皆足證孟子、蘇秦、張儀、公孫衍、子噲、子之與郇卿時之相及。不必後百餘年。鹽鐵論言「荀卿醜秦氏之坑焚。」是荀卿亦下及秦之坑焚。皆足證獲麟以來迄於漢興其年歷不如史記及三統歷之長也。律歷志言「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歷。」光晃亦以甲寅元爲是，則光晃與壽王同。各有所本。前書律歷志言「壽王歷乃太史官殷歷也。」則光晃、壽王與殷歷同。延光元年謁者竇誦上言「當用命歷序甲寅元。」晉書律歷志姜岌稱命歷序曰「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則命歷序固亦甲寅元而殷之故歷也。則張壽王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之說與命歷序五帝各十數世數百千年之說通。殷歷商人享國四百五十八歲之說亦有合於韓非殷周七百餘歲之

說。韓非虞夏二千餘歲之說，亦可取證於六韜夏有天下三十一世。馮光所言，則周歷固短可知。轉展證成。黃帝以來之年。說若可求。黃帝殷歷。尙略相近。而世經之說。於古無徵。後漢書律歷志尙書令忠言「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爲近。」（劉向作）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記。差謬數百。」則殷歷所傳。自爲信說。竹書韓非。皆足取徵。自劉歆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而五帝三王。用歲亂也。班固世經卽本之劉歆三統歷。自爲妄書。不足爲據。晉書律歷志亦云「劉更三統。以說左傳。辨而非實。班固惑之。采以爲志。」則劉歆顛倒五經。毀壞師法。不又增一證耶。獨左氏言殷周之年。足爲歆證。豈亦其處者爲劉氏一言之比乎。張壽王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爲。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安得五家。」是殷歷之人。自以所傳爲古法。不信有五家歷。以爲皆妄作也。（秦歷用甲寅元）本師儀徵劉生謂「何休公羊用殷歷。」又曰「三統獨協於壁經。殷術恆通夫緯候。」則與三統抗衡者獨爲殷歷。治今古學者宜各知所尙也。惜蒙不諳推步。未能深究。多能君子。儻論而諭之。則幸也。

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得而數者萬數。」管子封禪云



「古者封泰山、禪梁甫，七十有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宓戲氏封泰山、禪云云。」無懷已在伏羲之先。乃其前更有六十代，乃至萬數。莊子亦言「易姓而王，封太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者，千八百餘所。」持此以較伏鄭宋譙諸家之說，則古代年世之遠，頗可想見。惟載籍不詳耳。莊子胠篋稱「古之王者，有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商君書有昊英氏。韓非書有有巢氏。呂氏春秋有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管子書有無懷氏。此數十家殆皆易姓之王。三皇之間，三百姓中，帝王之可言者。而他則湮滅不可考也。命歷序有黃神氏、狌神氏、辰放氏、離光氏。洛書有次民氏。莊子書復有冉相氏、渾沌氏、稀韋氏。鶡冠子有成鳩氏。亢倉子有几蘧氏。子思子有東扈氏。凡他山海經諸書所言諸氏，不可勝紀。皆古易姓之王。特年世先後不可具知。路史自謂得金壺之書。然文無所取證。其說可疑。要皆三墳之例。雜取古書以爲文。漢書人表蓋卽本莊子羣書之文。列十九氏於羲農之間。六韜大明卽剿襲班氏之說。帝王紀因人表之文。遂又謂自女媧以下皆襲包犧之號者（遁甲開山亦然）是可謂勇於傳會也。至炎帝以下始有年世可紀。而世多又合炎帝於神農。異於譙周之書。與管子所稱亦不



合。齊、姜姓之國而炎神之裔。管子說「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析爲二家。蓋本其  
先世舊說。較可信耶。

命歷序自炎帝、黃帝、少昊、顓頊、帝喾、皆各傳十數世。各數百千年。而馬遷作史記、采世本國語爲世表、  
言其系姓。王帝以來皆黃帝子孫。悉可表見。與諸舊說不同。三國志秦宓傳言「宓辨五帝非一族。」  
其說顯與史遷違也。若遇之書、自相牴牾者、亦復太多。自黃帝至堯五世。而至舜則九世。舜蓋堯羣從  
玄孫屬也。則二女之妻、不幾於嬪姓亂序乎。自顓頊至舜七世。至禹纔三世耳。堯舜禹時則相及、而言  
世則相去已遠。則三代世系之不足據。事甚明鑿。夏本紀言一絛之父曰帝顓頊。律歷志引帝系曰  
「顓頊五世而生絛。」則史記之多所遺漏。誠不容諱。五帝本紀言黃帝子「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  
世本宋衷注說「元囂青陽、是卽少昊。」帝王世紀說「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左傳昭十七年傳鄭  
子曰「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是少昊帝摯卽青陽。而律歷志引考德則謂「少昊曰清。」清者黃  
帝之子青陽也。其孫名摯。則摯又不得爲黃帝子也。五帝本紀言「自元囂、蟠極、皆不得在位。」然羣  
書言少昊帝則又何耶。且卽遷書言之。其自爲牴牾、亦復不少。在世表曰「蟠極生高辛、高辛生帝喾。」

放勳、契、后稷、并高辛子。在本紀則高辛卽帝侖。帝侖生放勳。其自爲違異。若是者多。不能縷舉。則據遷書爲典要難也。抑少昊氏有天下、其後有帝摯。高辛有天下、其後有帝侖。杜預說「帝鴻爲黃帝。」而干寶言「鴻黃世及。」是亦黃帝有天下、其後有帝鴻。斯則又轉足以證命歷序之說爲可質信也。古史考說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后稷者。皆是失其代數。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實亦不合事。」譙周蓋據三代世表、黃帝至紂四十六世。黃帝至武王才十九世。時代相同而傳世則相差倍蓰。故疑史公所序爲遺佚、未足徵也。毛詩正義申之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數耳。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則周本紀之差誤。諒無疑也。吳越春秋言「公劉避夏桀於戎狄。」明公劉與桀同時。鬻子言「湯治天下得伊尹、慶節。」明公劉子慶節與商湯同時。世本言「不窋生鞠。鞠生公劉。」是不窋顯非親棄之子。婁敬說「周自后稷封邰。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則自棄至公劉。已十餘世。漢初固有其說。馬遷之誤、可以知也。周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又衛彪傒見單穆公曰「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



於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偁次妃明也。」又曰「棄爲帝偁之胄。其父亦不著。」是譙氏深信玄鳥生民之詩。執五帝感生之說。史公於世表則契棄皆帝偁之子。殷周本紀則不言有父。惟稱「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姜嫄見巨人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則生棄。」是史公於世表則從世本。於本紀則從詩傳。亦不孤信世本也。本師儀徵劉生曰「稷契爲帝偁子。恐不足信。蓋上古人民。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一則託言吞燕卵而生。一則託言履人跡而生。至於湯祖帝偁。文武亦祖偁者。由於得天下後之飾詞。猶之漢高祖自稱堯後也。如以稷契爲帝偁子。何以史記祇言帝偁娶陳鋒氏。嫫母氏。而不言其娶有娥氏。姜源哉。如以帝偁爲稷契之父。何以殷周二代行禘天之禮。以天爲始祖。所自出。而託爲無父而生之說哉。」斯則世本之說。本不足據也。張夫子問褚若先生曰「詩言契稷皆無父而生。今按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斯則先漢經師。固已守經義以非傳記也。今據諸緯書詩含神霧言「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戲。」鈞命訣言「任己感龍生帝魁。」（炎帝也）「附寶出降大霧。生帝宣。」含神霧言「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合誠圖言「赤龍與慶都合。有娠生堯。」宋符瑞志言「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帝命期言「修己

見流星。意感而生禹。」斯則與生民玄鳥之詩同條共貫。上世帝王并感生無父。不獨稷契爲然也。則世本之說。根本與今文家不符。命歷序含神霧各篇。皆守今文師法。自相扶同。鄭玄譙周皆信生民玄鳥之詩。共言五帝三皇傳世之遠。誠能執詩傳以爲衡。知上世皆託爲感生無父之說。則於世本衆家所說之紛紜繚繞。如斬亂絲。廓清摧陷而無遺也。



## 三 上古開化

爾雅釋地言「中有岱嶽。與其五穀。魚鹽生焉。」以岱嶽爲中。而以醫無閭爲東。斥山爲東北。霍山爲西。華山爲西南。梁山爲南。則見上世華族聚居。偏在東北。故泰山爲中。東北及醫無閭。則土宇固遼。而西則僅及霍太山。南及梁山。猶未及於江漢。則疆理固蹙也。又謂「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注者謂「濮爲百濮。祝栗爲涿鹿。」亦東遼而西蹙之證。而釋山言五嶽則「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泰山不爲中而嵩爲中。南日闕而及淮南之霍。東日蹙僅及岱耳。又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五山之方域。則嵩高不爲中而華爲中。西及嶽山。而南又更進而及沅湘之衡。則中國之中心。前後有三。以次自東北而西南。事顯然也。郊祀志言「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則嵩高爲中嶽者。都河洛之事。而華山爲中嶽者。宅酆鄩之事。泰山爲中嶽者。居魯衛之事也。帝王世紀言「神農都陳。徙曲阜。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魯曲阜。少昊邑於窮桑以登帝。都於曲阜。於周爲

魯。窮桑在魯北。顓頊始都窮桑。後徙帝邱。於周爲衛。」則上世帝王多作都於魯。顓頊徙帝邱。葬濮陽。水經注「帝嚳都亳殷（在鄴）葬濮陽。」帝都至是乃自魯而徙於衛。及堯居平陽、舜居蒲坂、禹居安邑。帝都至是乃自衛而徙於晉。貨殖列傳言「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則至是而三河爲王京。文武宅鄆鄩。而三輔又爲王京。則上世都魯衛而泰山爲中。東土固遼。中世都三河。周世居三輔。嵩華爲中。而西南關地日廣。是以五嶽與王都言之。惟見我華族之自東而西。安見所謂自西而東者耶。

以五嶽帝都考漢族自東而西之迹。其事已彰。再考之九州。則尤明鑿。古文家說肇十有二州。解肇爲始。謂堯舜始分九州爲十二州。清儒江良庭等不以爲是。今文家作兆有十二州。謂不自舜始分。則唐虞以前疆土。北有并幽。而東越海有營。東北土宇固視禹貢爲遼。岱嶽旣爲中央。則上古漢族聚居之地偏於東北可知也。禹貢、夏制也。職方、周制也。以二者相較。則見所謂漢族者、歷三代益復西南移。以山川澤藪考之。○禹貢揚州北距淮。至周則淮入於青。揚雖逾江而不及淮也。○禹貢岱山大野在徐。至周以徐爲青。而岱山大野入於兗。青北不及岱而南則逾淮。○禹貢爾雅自河東至濟爲兗州。而濟

東至海爲徐。周則兗州跨濟而南有岱也。東南又侵禹貢青州地而有濰。○古之幽州在燕北。而周以青北爲幽。其川河濟。其浸菑時。皆禹貢青州地。並侵兗州東方濱海之地。而燕北爲甌脫也。○禹貢荊州之地。在大別以西。漢水之東者。至周皆入於豫。爾雅曰。漢南曰荊州。則漢東不屬於荊也。王制曰。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似又指豫州南侵而及於江也。故鄭注此曰豫州城。○爾雅兩河間曰冀州。而穀梁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是冀又南侵豫州之北而跨有河南也。此皆九州封域逐漸南移之證也。○禹貢豫州東有孟諸。至周而孟諸入於青。而西侵梁州。漢北之地。○禹貢荊州大別以東。江南之地。至周遂入於揚。而西侵梁州。大別以西。嶓冢以東。漢南之地。梁州之地既蹙。而雍州之西。沒於戎狄。亦西南侵梁。嶓冢以西之地。此又九州封域以次西移之證也。○呂覽言九州。大同職方。職方有并州而無徐州。以徐州爲青。以青爲幽。而燕北爲甌脫。呂覽有徐州。而幽州在燕。不復舉并州。則是亡冀北也。爾雅說九州。略同呂覽。無青州而有營州。其營固卽青州。在齊而不越海也。爾雅尙保有燕之幽州。至周有并州而忘燕。幽州又西南移侵青。兗二州地。此皆自東北而西南之說也。以唐虞十二州之說校之禹貢。則東北故地。失之者多。以禹貢九州疆界校之職方。其以次西南遷徙之迹。明如

指掌。則十二州之建。其卽帝都在魯、泰山爲中嶽時事也。周秦而下。漢族西南徙益著。蓋漢唐世之行政區劃。皆黃河下游之南北爲密。而黃河上游及江淮以南皆疎。宋元以來。黃河上游及江淮以南之政治區劃漸密。而東北始疎。此皆可見漢族之繼續日益西南進。則上古秦族之出自東方。顯有其實。故方帝都在魯。則封顓頊於高陽。在開封。封帝嚳於高辛。在歸德。後并爲天子。方帝都在衛。則封堯於唐。虞幕封虞。及唐虞之間。帝都在晉。封國益以西進。契稷三公。自爲大國。而舜又益其土地。契封商。后稷封邰。又西進而入雍州。是上古之日益西進。而又以大國先之。則漢族之自東而繁榮於西。其事審矣。非惟漢族。卽在夷狄亦多自東而西。史記言「黃帝北逐葷粥。合符釜山。」知葷粥在古代之處於北。孟子言「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又曰「太王事獯育。」則於時之葷粥已徙而西也。逸周書王會以「大夏、月氏、莎車皆在北。」知商時諸國並在北方。入漢則皆各徙於西極也。漢魏而下。其事尤多。王靜菴東胡考推論之也。

鄭玄注尙書十有二州。以爲「青州越海。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營州旣於古不屬於燕而屬於齊。則營青間之有海道交通。由來已久。而窮桑爲上古交通之中樞可



知。泰山爲中央之理亦明也。禹貢揚州「浮于江海。達于淮泗。」則泗上至揚越。古固取道於海。左氏哀十年傳「吳之伐齊也。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國語哀十三年「越之入吳也。范蠡、后庸帥師自海沂淮、以絕吳路。」此亦春秋時利用海道之證。則古之必有海上交通可決也。元命苞言「神農圖地形。脈海道。」呂覽慎勢「神農分海上之國。有十里與二十里。」夫宿沙氏煮海爲鹽。固海上之國。其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則神農已奄有海上。其分海上之國而脈海道固宜。而海道交通之早可信也。溝洫志王瓚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爲海所漸。」則少海至漢而西南始益闊也。水經注張折言「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闊。分置營州。今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則少海至六朝而東北又益闊也。推而上之。則古代少海之小。可以想見。一葦之航。自屬易事。山海經有幼海。有渤海。郭注「渤海、海岸曲崎頭也。」此則惟成山角、威海衛、及旅順西指、足以當之。說文「渤、海也。一曰地之起者曰渤。」此蓋古代海小。廟羣島隆起海面爲土股。此所謂勃也。則渤海者兩半島間之海。而幼海者則此海口以內之海也。中國地形。古蓋北高而南低。北高則海自小。南低則山經以甌閩皆在海中。入後乃北日降而南日陞。曰康回馮怒地東南傾。豈太



古南方固亦高耶。歷漢唐而後南方乃日漸升。漢志陽羨以東惟一縣。後則一大平原也。則古時北方之地形可見。而自營州越海之交通亦明也。則魯之爲走集之午道。亦戰伐之中心。固事理之必然。無足怪者。蓋自樂浪沿渤海以達於江淮。皆古秦族之地。而伏羲、神農皆嘗都陳。曲阜則據四走之樞。西達宛邱而東達膠萊。其當交通之街路而爲戰伐所必爭固宜。黃帝既勝於涿鹿。又勝於阪泉。然必至曲阜始登帝位。而復還都有熊。亦以得窮桑而天下定也。尸子曰「遂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伏羲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非時多水、時多獸也。蓋遂人處陽谷九河。棲遲海濱。故曰多水。伏羲都陳。已馳逐於大陸。故曰多獸。而秦族之初實居海上。其情亦可見也。方其居於海上。北自九河陽谷。南至江淮。及入大陸。蓋溯黃河而西走。此以五岳帝都考之。其事最顯。就爾雅釋地九府言之。東北及醫無閭及斥山。東南則會稽山。此沿海之所至也。北幽都、西霍山、西南華山及梁山。此溯黃河之所至也。則泰山之爲中央審也。而崑崙又涉於神話也。淮南地形既取是九山之說。又曰「何謂六水。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則亦與九府並時之古說也。赤水、黑水亦屬神話。此溯河西進而言者也。江水、淮水則遵海而南所知者也。遼水則遵海而北所知者也。遂人出於陽谷九河。此秦族初起於

黃河入海處也。入後更南至會稽。西至華嶽。乃以泰山爲中。殆又伏羲以後之事。古之黃河下游。皆夾泰山南北以入於海。是泰山者河繫其西。以達於華嶽。海環其東。北達醫無閭。南達會稽。彼其初距河海稍遠者。皆華族之所未至也。此之形勢明。而泰山之爲中更足見也。劉左菴師言「古代多居曲阜。故以齊州稱中國。黃帝堯舜都冀州。則以冀州稱中國。」都曲阜者。正以其爲古代天下之中。都冀州。則華族日益西漸之迹也。

溝洫志言「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數。迺灋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播爲九河。入於渤海。」又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東方則通溝江淮。」見古水道之密。而黃河下游交通之便也。水經「禹塞滎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是鴻溝者。固禹迹也。論者或以鴻溝爲戰國以來開之。然禮「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春秋魯之三望。謂泰山、河、海也。必禹河自古南通淮泗。然後魯得祭之也。管仲言魯「使海於有弊。」則魯固接於海。知亦通於河也。徐偃王率九夷以伐宗周。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使非鴻溝之水。於古南流。則偃王何能舟行陳蔡。西至河上。孟子以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爲禹

功。而後人以爲吳通溝江淮。浮于淮泗達于河亦禹事。而後人以爲梁鑿鴻溝。其誤一也。文穎說「鴻溝卽今之官渡水。蓋爲二流。一南經陽武爲官渡水。一經東大梁城卽河溝。今之汴河是也。」續述征記云「汴沙到浚儀而分。汴東注。沙南流。渠水於此有陰溝鴻溝之稱。」地理志云「渠水（蒗蕩渠水）北屈分爲二。」蓋一汴水卽汴河。以東通河於泗。一沙水卽官渡水。以南通河於淮。於汝。顧棟高云「其受旃然水、出蒗蕩渠之北而東注者爲汴水。汴水至徐州入泗。其由蒗蕩渠南流者爲沙水。睢水分沙水於陳留、東南入泗。泗水分沙水於扶溝、東南入淮。而沙水則入潁、入汝、入淮。」則鴻溝者誠淮北、河南諸水通溝之綱紀也。王先謙說「濟水至定陶爲荷水。又至湖陵入泗。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荷。是其道也。其餘枝瀆互通。不可悉記。」蓋禹之灋二渠、則潒川與莽河故瀆是也。播九河則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句盤、鬲津是也。是禹灋二渠播九河於北。爲鴻溝通濟汝淮泗於南。孟子亦曰「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亦江淮河濟於古通流之證。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禹固導畎澮之水以匯於川。又導九州之川以入於海。則古時水道之便利可知。而黃河下游支渠交灌之情亦明也。又徵之禹貢九州之貢道。於兗州則曰浮于濟漯、達

于河。於青州則曰浮于汶、達于濟。於徐州則曰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於荊州則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於豫州則曰浮于洛、達于河。於梁州則曰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於雍州則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則彼時之交通、專恃水道、又可知也。而交通之便。齊魯爲最。故齊魯於古爲軍事政治商業之中心。亦遂爲最古文化之發祥地也。

窮桑之地。外則溟渤環其東。內則黃河枝瀆縈其西。遂成爲政治交通之中樞。孟子以雞鳴犬吠相聞爲齊頌。孔子適衛而歎其庶矣哉。吳起以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商君亦謂秦民之不足實其土。韓魏則土狹而民衆。則知黃河下游、爲丁戶最繁之地。梁惠王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爲憂。知於時所須於民口之急。而黃河枝瀆所注之域。卽肩摩轂擊之邦。秦楚則秦半曠土。則上古中原之所在。文化之所萃。可知也。孔子刪詩作春秋。他方則唯錄大國。於鴻溝流域則小國並詳。其周游所經。亦西不至秦。北不至晉。終身所徘徊者亦鴻溝流域。孟子亦然。此無他。三古文化之存。在此而不在彼也。而禹之治水。自四瀆之外。惟弱、黑、濟、洛、渭五水耳。黑之與弱。類於神話。若濟、若洛、若渭。正人民之所羣居。河之北、江之南。土曠民稀。故未施功耳。拾遺記言「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



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後分鄒氏屠氏。」黃帝本紀亦言「遷其善者於鄒屠之鄉。其不善者以木械。」是向化率義者卽居之鄒屠。其梗頑怙惡則木械流於有北。鄒屠卽鄒魯也。鄒魯於上世固禮義之邦。君子之國。蓋泰族之走集而文明之泉源也。

在昔共工女媧之戰。蚩尤神農黃帝之戰。並在東北。尙書大傳言「湯放桀居中野。桀南徙止於不齊。再徙於魯。」書序言「戰於鳴條。夏師收績。湯從之。遂伐三朶。」呂氏春秋云「湯以戊子戰於郕。」淮南子云「敗桀於歷山。」是桀湯戰處。亦在東方。武王一戎禕而天下定。伐奄則三年然後討其君。三代之間。黃河下游。猶是喋血地也。蘇秦傳言「韓守成皋。魏塞午道。」張儀傳言「秦軍塞午道。齊師渡清河。」楚世家言「夜加卽墨。顧據午道。」說者謂在魏之東、齊之西。索隱云「蓋亦未詳其處。」鄭玄云「午道一縱一橫。謂交道也。」則魏東齊西。至春秋戰國。下逮秦漢吳楚。猶是必爭地。貨殖列傳言「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服虔云「陶。定陶也。」是又陶當午道。商賈之所走集也。「魯仲連言裂地而封。富比陶衛。」鄭玄詩譜言「曹末世富而無教。」是陶衛當午道爲商賈之所集。而富甲天下。又非徒爲戰場而已。邇者旅順發見貝塚。說文言古者貨貝而寶龜。凡



從貝之字皆義涉財貨。史記言「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知貝固古代之貨幣。而交易之繁。起於海濱。旅順聚貝而藏。尤見秦族之往來行商於營青二州間也。故及於戰國。陶猶以交易有無之路通。而爲天下中。蓋自昔而然也。故岱宗河海之間。固古代政治文化軍事商業之中心。正以其固交通之中心耳。爾雅、齊、中也。高郵王氏謂「臍居人中。故臍從齊。」則釋地之「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蓋齊州對四極言。謂中州也。則營邱之封爲齊。又中央之國。釋名「勃、齊之中也。」則幼海之大有造於我華胄。正不待言。導沈水東流爲濟。濟從齊。亦中央之水之謂耶。濟固出乎河。而又居鴻溝九河之間。而入於幼海者也。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此固秦族馳驟海陸間之集中地。固文化所由產生之處也。禹貢於冀州曰「島夷皮服。」見北土之寒。於揚州曰「島夷卉服。」見南土之暑。而泰山之麓。服絲枲。宜桑麻。是不徒居地理之中。而又得天時之和。中國文化之產生於是。固其宜也。國策言「東周欲爲稻。西周不放水。東周患之。乃種麥。」唐風曰「不能蓺稻粱。」邠風曰「十月穫稻。」夏本紀言「令益與衆庶稻。」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滑稽傳言「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

溝洫志言「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終古烏鹵兮生稻粱。」足證上世至周轍之東。北土尙有水田稻粱之利。衛風曰「翟翟竹竿。」溝洫志言「瓠子之決。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撻。」亦見衛地產竹。於漢猶盛。入後地氣益變。而稻與竹之類漸絕迹於北方也。近代探險家皆言「北極有石炭發現。」則北極於前古必係溫帶或熱帶。而探險蒙古者言「世界大動物皆發現於蒙古一帶。則最初依動物爲生之人類。當亦導源於此。」美國人類學家遂謂「北極一帶。三百萬年前氣候極暖。哺乳動物均生於此。其後氣候變冷。動物南下。或因地軸改變之故。而北極蒙古乃以漸寒。」是北方之以漸變寒。事甚顯著。中國文化之起於勃海。盛於岱宗。光大於三河。亦正彼地氣候溫暖中和之時也。

## 四 江漢民族

祭典曰「共工氏之霸九有也。」鄭玄曰「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間。」劉向曰「伏羲氏木德，共工承之以水。居木火之間。霸而不王。」而管子曰「共工之王。」則共工固嘗王天下也。特以其行水德於木火之間，非其序也。故謂之霸。此羲農間之共工也。國語（周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曰「共工氏伯者名戲。共工氏裔子句龍，佐黃帝爲土官。」則黃帝時共工氏之子仕於位也。文子曰「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史記律書「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淮南子原道亦說「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是共工爲少昊水官，而顓頊誅之。周語「昔共工氏棄此道也。」賈逵曰「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楚世家曰「共工氏作亂。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庚寅日誅重黎。」是顓頊、帝嚳之間。共工氏又爲亂。而高辛氏又誅之。周書史記解「昔有共工自賢。唐伐之。共工以亡。」韓非外儲說「堯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此堯之伐共

工。淮南子本經訓「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荀子議兵篇「禹伐共工。」此舜禹間之共工。高誘說「共工伯於慮犧，神農之間，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強，與黃帝之孫顓頊爭位。」則共工固世爲諸侯之強。自伏羲以來，下至伯禹，常爲中國患。而共工固姜姓炎帝之裔也。蜀王本紀「鼈靈卽位，號曰開明帝。帝生盧保，亦號開明。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尙，始去帝號，復稱王也。」賈逵以「有窮歷唐堯及夏，并以羿爲號。」則累葉共號。古固常有。自黃帝以迄於夏后，姬姓世有天下。五帝本紀說「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豈姜姓常叛不服，屢起而與姬姓爭爲帝耶？惟世遠文湮，其詳頗不可稽也。

說文說「神農居姜水以爲姓。」則女媧後之共工，豈當時尙未有姜姓耶？鄭駁五經異義云「炎帝姜姓，太皞所賜也。」周語說「禹治水土，共工之從孫，四岳佐之，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妣，氏曰有夏，祚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或又以爲周所賜呂尙姓，是姜之得姓，其說紛歧，遠則太皞，近則周世，原無定說。共工霸於前，神農王於後，而炎帝繼之，一姓而先後迭興，以有天下，其族則同，其強可知，其得姓確起於何時，蓋亦久而難明矣。左傳文十八年「緡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賈逵曰「緡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任緡雲氏之官也。」鄭玄



云「三苗爲饕餮。」馬融曰「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韋昭曰「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此爲國語注文、今本國語注無共工二字、此從呂刑正義引補）則三苗亦姜姓而炎帝之裔。後漢書西羌傳固言「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此蓋竄三苗於三危之餘孽耳。春秋有姜氏之戎亦然。韋昭曰「三苗九黎之後。高辛氏衰。三苗爲亂。」鄭玄云「苗民謂九黎之裔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德。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是在前者爲九黎。高辛而後乃曰三苗。固一族而炎帝之胤也。高誘曰「蚩尤九黎君名。」韋昭曰「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僞孔馬融說並同。鄭玄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史記說「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旣曰神農氏弗能征。又曰炎帝欲侵陵諸侯。馬遷殆亦



疑炎農非一人。疑以傳疑。史遷并述之而莫能決也。路史則直以蚩尤爲炎帝。而應劭曰「蚩尤古天子。」鄭玄曰「蚩尤伯天下。」則蚩尤亦伯於軒轅之時。故曰蚩尤古天子。或又嘗襲炎帝之號。比於共工氏之霸也。文子曰「赤帝爲火災。」淮南子兵略訓說「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史記律書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五帝本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是火災者蚩尤之所爲。知蚩尤卽炎帝也。新書言「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於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古稱蚩尤兄弟八十一人。或云七十二人。亦云蚩尤大夫七十二人。宋衷曰「蚩尤神農臣也。」管子曰「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又曰「蚩尤爲黃帝作五兵。」越絕書「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之君。」詩讖說「蚩尤敗。然後堯受命。」蓋蚩尤之衆。實繁有徒。有臣事神農者。有逐赤帝於涿鹿者。有黃帝殺之於中冀者。有爲黃帝作五兵者。有佐少昊而主金者。有少昊之末而亂德者。三朝記又言「蚩尤庶人之貧者。」蓋其族非一人。其傳非一世。其間傑出之雄。乃宇少昊而霸中國。蚩尤旣九黎之君。則亦姜姓之王天下者。又嘗襲赤帝之號者也。路史固言蚩尤姜姓。其引陰經遁甲。亦說蚩尤爲炎帝之後也。

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皇侃、熊安生、又以伊耆氏卽神農。呂覽用民稱「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高誘曰「夙沙、大庭之末世也。」呂覽古樂篇高誘注「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賈逵、韋昭、并云「烈山氏、炎帝號。」鄭玄曰「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莊子書有赫胥氏。注者謂卽炎帝。祝融亦爲炎帝。服虔以大庭氏爲卽葛天氏。（見路史）則神農、炎帝、大庭、葛天、夙沙、朱襄、共工、蚩尤、九黎、三苗、伊耆、厲山、赫胥、祝融、皆一族也。莊子胠篋稱昔者容成氏、大庭氏、赫胥氏、祝融氏。六韜稱共工氏、祝融氏、朱襄氏、葛天氏。皆在伏羲神農之前。則數家亦嘗王於太古。高誘注淮南道應訓則云「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是宿沙亦嘗霸於昔時。則一族之強盛略可睹矣。

史記五帝本紀「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淮南修務訓注云「三苗之國在彭蠡。」韓詩外傳三、說苑君道、并云「三苗氏、衡山在其南。岐山在其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川。由此其險也。以其不服。」帝王世紀曰「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呂氏春秋曰「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六韜言「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蓋此族世處南服。炎帝起於厲山。後漢書郡

國志注引盛宏之荊州記「隨縣地有厲鄉。重山一穴。相傳云是神農所生穴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厲山在隨州隨縣北百里山東有石穴。曰神農生於厲鄉。所謂烈山氏。」則神農固起江漢之間。北上而有天下。都於陳。又徙魯。周書嘗麥解云「昔天之初。誕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於少昊。以臨四方。司百工。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懼。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名之曰絕轡之野。」蓋炎帝既由陳而徙魯。及其衰也。蚩尤侵之。歸藏言「蚩尤出自洋水。登九淖。以伐空桑。」本師左菴言「洋水卽漢水上游漾水也。」則神農起自荊州。蚩尤更後至。來自梁州者也。蚩尤爲暴。伐空桑。炎帝則以少昊之墟畀之。乃蚩尤逐炎帝於涿鹿。羣書皆言黃帝殺蚩尤。帝王世紀則言「炎帝戮蚩尤於中冀。」蓋蚩尤強暴。炎黃聯兵僅乃克之。此族興於中國之西部。北上而入中部。遂有天下。又徙東入魯。最後乃轉入北部。曰九隅無遺。則蚩尤固奄有九有也。黃帝興於熊耳。自別爲西北民族。蓋最後始興。而能戰勝西南共工炎帝之族。漸次南下。以征服神州大陸者也。

文子曰「共工爲水害。故顓頊滅之。」史記律書「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水

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是共工之爲中國害。常用決水政策。淮南本經訓「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泮。民皆上邱陵。赴樹木。」南方之民習於水。多稻田。北方之民多麥田。不習於水。故炎族北侵。必決水以苦之。此所謂振滔洪水爲水害也。竹書紀年「帝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文穎說「共工。水官。」是共工固長於理水。黃族而強。則共工爲之治水。黃族而弱。則共工決水以侵之。周語太子晉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昔共工氏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知共工之害天下。與鮌壅洪水同也。高誘淮南原道注云「共工氏以水行霸於伏羲神農間者也。」管子揆度篇曰「共工氏之王。水處十之七。陸處十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是共工之決水政策得逞。俾水七陸三。以隘制黃族。則以王以霸。共工之力不競。則黃族之水害平。而共工誅。其支庶或且入官黃族之朝。而代之治水。故伯禹治水而四岳佐之。此其明驗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有也。有子曰句龍。爲后土。能平九土。」此奠高山大川之效也。淮南原道訓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炎族北侵。利在變麥田爲稻田。少昊之墟。溝渠交灌。易於決盪。以水驅敵。故炎族北侵。必自窮桑。魯有大庭氏之庫。是最古炎族北侵。亦在少昊之墟。變麥田



爲稻田。則黃族去而炎族至也。及禹平水土。盡力溝洫。夏本紀說「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自是北人亦習於水田。而洪水之害永息也。

周語曰「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是鯀之治水。法於共工。書曰「鯀壅洪水。」禮曰「鯀障洪水而殛死。」曰障曰壅。此其遺法。蓋頗爲隄防。以資灌溉。其後共工之從孫佐禹治水。淮南本經訓說「舜使禹疏三江五湖。開伊闕。導滎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孟子書稱「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禹一反鯀之舊法。曰決曰疏。俾水由地中行。虞書曰「濬畎隴。」論語曰「盡力溝洫。」明治水自決江疏河外。猶有溝洫農田之事。書傳言「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而伯禹治水實作司空。則治水爲有農田之事可證。蓋亦共工氏之所爲也。荀子成相篇言「禹有功。抑下鴻。避除民害。逐共工。」是禹舉一共工。逐一共工也。於是鴻水漏。九州乾。而滄海立。變爲桑田。障之壅之。則桑田立。變爲滄海。悉由治水之人舉措間耳。由炎族黃族水事陸事之觀察不同。而利害遂全相反也。文子「赤帝爲火災。」蓋卽烈山澤而焚事。淮南子覽冥「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燿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

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滌水。蒼天補四極正。滌水涸。冀州平。」帝王世紀言「女媧氏末。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伯而不王。」共工之伯九有。既在女媧之世。則所謂火熅炎、水浩洋者。其卽共工氏之振洪水、烈山澤事耶。呂氏春秋蕩兵篇說「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也。共工氏故次作難矣。五帝故相與爭也。」此足證上古利用水火以爲戰。黃炎共工皆用之。自女媧以迄虞夏。所謂平水害、定火災者。皆戰伐之事也。然女媧所平者僅冀州一區。而共工則奄有九有。則女媧之承伏羲。僅保冀州耳。既曰共工俶亂天常。竊保冀方。則冀州一隅。共工氏亦嘗竊有之。非女媧之所能全有。至黃帝命應龍攻蚩尤於冀州之野。殺蚩尤於中冀。豈炎族北侵。先後皆僅達於九河而止。蓋冀州以過。決水非易。故他族得保其地也。楚詞曰「康回憑怒。地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氏之名。」淮南子原道「昔共工氏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顓頊爭爲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汲冢瑣語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敗於顓頊。自沈淮淵。」此觸不周之山。蓋墮高事。東南故多水。蓋振滔洪水於北方。遂若地之傾於東南。潛於淵者。是其君臣泅泳而去。是洪水爲人患。非天災。共工之亂息而洪水止也。

## 五 河洛民族

五帝本紀說「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此明黃帝以下、自另一族。黃帝號有熊氏。皇甫謐言「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蓋起於河洛之間。是西北民族也。而史記言「黃帝披山通道。未嘗甯居。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則西北爲遊獵民族。爲行國也。共工能平治水土。神農教稼穡。九黎、羣書或作犁。九犁、三苗。蓋意均謂農稼。則西南民族爲農稼民族。爲居國。帝王世紀言「黃帝擾馴猛獸。與神農戰於阪泉之野。」史記說「教熊羆貔貅羆虎。」是亦游牧民族所能之事。此兩大民族。一游獵、爲行國。一耕稼、爲居國。累世爭戰。實佔中國上古民族之主要部份。依莊子、六韜所稱。則大庭、軒轅、共工。已迭王於無懷伏羲之前。自伏羲以來、姜氏之族又嘗爲患於南方。共工、神農、炎帝、蚩尤。且北上而奄有天下。今以研究便利之故。姑名此族爲炎族。黃帝既敗炎帝、殺蚩尤。君臨北方。歷五帝三代。漸奄有南土。此姬氏之族。姑名爲黃族。蓋周語嘗曰「炎黃之後也。」羣書炎帝赤帝互稱。殆炎之篆文爲炎。赤之篆文爲𤇗。形近義通。則名炎族曰赤族亦可。蓋西南民族、面色赤銅。故曰赤。西北民族面黃。故

曰黃。今暫以黃族之名、代表北方游獵民族。赤族之名、代表南方農稼民族耳。曰六十四姓、曰七十二姓。曰百三十三姓。中國部落時代。民族實繁。其勢力相敵、對抗形勢顯著者。惟此二族。茲特就可考者言之耳。

曰遂人教民熟食。始王天下者。曰作網罟以田以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牝犧。自遂人始王、迄於伏羲。其疆域四至。羣書無徵。豈以游獵民族、遷徙不常。無疆域之可言耶。春秋命歷序言「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山川林藪所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二萬里。」古之尺度無徵。要不免於誇誕。然立國的有封疆、要始神農、則可考也。淮南子主術訓「昔者神農氏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殆至神農。封域始可得而言。則其先殆皆行國。至炎族而始建居國也。共工振滔洪水。則以薄空桑。」淮南子「神農自陳徙魯。」帝王世紀言「榆罔居空桑。故歸藏啓筮言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炎族北侵、必走空桑。蚩尤伐空桑、赤帝則使宇於少昊。卽以少昊之虛畀之。蚩尤又逐帝爭於涿鹿之阿。則黃族之地日蹙。蚩尤與赤帝內訌不已。遂爲黃帝所乘。炎帝遂失天下。其一部縉雲蚩尤之屬。遂服臣黃帝。史記言「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



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荊州記「順陽益陽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以爲名。齊桓公、太史公并登之。或云弘農、非也。」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洛縣。齊桓公登之以望江漢也。湘山在岳州巴陵縣。」則熊湘江漢之南。猶爲炎族割據。新語言「炎帝黃帝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於涿鹿之野。」此其分有中國之證。若史記言「黃帝合符釜山。」更以見黃帝之徒足帥北方諸侯而已。孫子行軍篇云「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蔣子萬機論云「黃帝初立。養性愛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警。介冑不釋。黃帝歎曰。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抗衡。遞震於師。何以哉。乃正四軍。遂卽營壘以滅四帝而有天下。」明黃帝初興。四圍皆有外族逼處。立國其如此之辛勤也。帝王世紀言「黃帝凡五十戰而天下大服。」然黃帝力戰經營之結果。亦僅足蹙炎族勢力於江漢以南而已。蚩尤與炎帝內訌。黃帝乃得乘之。炎黃聯軍始能克蚩尤。又進而克炎帝。又進而至窮桑。始登帝位。復五十二戰而天下乃服。猶僅南至江漢耳。則炎族之強。又可見也。

黃族自黃帝而後。要以顓頊最爲傑出。鄭玄曰「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三國。」蓋炎族

自是遂不可復振也。楚世家言「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此亦以炎族制炎族之法。亦與黃帝之乘炎族內訌而興，其事無異。蓋一舉而共工、重黎並削弱也。伯禹治水，共工從孫四岳佐之。荀子成相言「禹有功，抑下鴻，避除民害，逐共工。」是禹亦擢一共工而逐一共工也。黃帝南侵，僅及江漢，而顓頊更并江漢以南，以盡於海。五帝本紀說「顓頊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則疆宇始可比隆於炎帝也。通典曰「若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帝王世紀亦以建萬國、制九州爲顓頊事。則建設力之強也。殆奄有南服後，制炎族之一大設施，而開中國建九州之始者也。左傳昭十七年傳郯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太皞氏以龍紀，少昊紀於鳥，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亦足見古之設官命名，多荒陋，聽於神，而顓頊切於實事，聽於民，則可以爲治理也。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后土爲社，稷爲田正。」文七年傳「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謂此五官與田正也。漢書百官公卿表說「自顓頊以來，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

玄冥之官。」應劭注「顓頊不能紀遠。始以職事命官也。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是顓頊紀於近而命以民事。卽此六府是也。服虔說「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應氏、服氏皆義符班固。夏書「六府孔修。」則歷虞夏尙循六府之政。而師顓頊之制也。孔疏及近儒黃以周亦並謂五官是顓頊之官。帝王世紀以五行之官屬之帝。僭、非也。楚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糅雜。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重黎六府。果創自顓頊。而顓頊之脫離神道。紀於民事。乃正以絕炎族也。呂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於降格。」鄭義以皇帝爲顓頊也。則謂炎族衰於顓頊。亦無不可。下迄唐虞。炎族支庶益多。或叛或服。許慎說「緡雲相黃。其承高辛。」則緡雲、共工已仕於黃帝帝僭之朝。韋昭說「共工從孫爲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是至太岳佐夏。命以侯伯。而南人遂不復反也。凡六經百家皆美稱堯舜禪讓。而高辛高陽之受國若何。則無確說。白虎通義言「五帝無有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爲子。成於天下。無爲立號也。或曰帝僭有天下號曰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

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班氏之并存二說。曰禪曰非禪。莫可決也。而呂氏春秋曰「五帝固相與爭也。」苟五帝亦禪讓得之。則又何獨堯舜爲可稱。若以征誅得之。則五帝聖人。豈能塗炭蒼生以攘大位。夫旣曰「少昊氏衰。九黎亂德。顓頊代昊誅九黎。」（鄭玄說）「顓頊氏衰。共工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賈逵說）「高辛氏衰。三苗又爲亂。堯誅之。」（韋昭說）夫旣曰某某氏衰。則其爲後嗣末世可知也。則命歷序說「炎帝號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軒轅。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穹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九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至五帝各傳數十世。或數百千年。與三代代興。其事無異。蓋每際黃族中微。而炎族又起而乘之。更互而王。周語稱「王無亦鑒於苗黎之王。」則顓頊以來。九黎三苗。固稱王也。五帝之有天下。其皆誅絕炎族以得之耶。自伏羲以來。有共工之王。宿沙之霸。至神農而王。至炎帝而王。蚩尤又霸。軒轅之前則如此。軒轅之後復如彼。則二族迭雄。略可見也。諸書皆言共工之霸。管子獨以王言之。譙周以炎農爲二人。亦取證於管子。緯書獨有五帝各數百年之說。鄭玄譙周采用之。緯書齊學也。管子齊人也。將炎族所傳獨與黃族異耶。史記曰「於是秦策



出焉。」風俗通曰「秦讖出焉。」史記鵬鳥賦言「策言其度。」漢書作「讖言其度。」則讖書卽古之策書。所謂名在諸侯之策。是誠舊史。其說要可信也。

共工、三苗、伯鯨三人爲一朋以抗舜。舜誅四兇而野死蒼梧。則伯禹與三苗之故耶。伯禹治水而共工從孫四岳佐之。長帥諸侯。佐禹治水。命以侯伯。蓋炎黃二族。以是之故。和樂日臻。自禹之後。共工、黎、苗。無復爭亂。禹合諸侯於塗山。又合於會稽。皆深入江淮以南。吳越春秋「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爲會稽山。亦曰苗山。」蓋卽苗族之巢穴也。於是姜姓而國於北。姬姓而國於南。不可勝計。炎黃二族。遂漸混爲一家。虞書曰「竄三苗於三危。」又曰「分北三苗。」見苗民之攜貳也。夏書曰「三危旣宅。三苗丕斁。」見苗民之融洽也。是尤炎黃二族。至夏遂和輯之驗。自炎黃以迄唐虞。始則南北二族。文化各殊。及接觸旣久。漸以孕育新文化。及於伯禹。遂大成熟。而燦然有輝。風、姜、姬氏。融和爲一。統曰諸夏。以別於四夷未進化之族。窮桑、質沙、共工、軒轅。民族之名。皆晦而莫見。合諸小民族爲一大民族。卽以伯禹朝代之名。爲此種民族之名。以別於四圍蠻野之民族。此固華夏之名所由起耶。

## 六 海岱民族

鄭玄注通卦驗云「遂人、風姓也。」而伏羲、女媧亦風姓。蓋炎黃二帝之前、王中國。風姓爲獨多耶。左氏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昊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太昊之胤、胥國於濟澆之間。知風姓誠東方之民族也。命歷序言「自開闢至獲麟分爲十紀。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又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暘谷、分九河。」易緯注「遂人謂人皇。」而暘谷九河、并東方地。是遂人九頭之出於東方可證也。又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皇伯登出樽桑日之陽。駕六蜚龍。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渠頭四乳。駕六蜚麟。出地郭。治二百五十歲。」宋均注「辰放、皇氏屈之名也。」則次民爲皇伯登之名也。又曰「昔辰放治世。離光次之。號曰皇覃。銳頭日角。駕六鳳凰。出地衡。在位三百五十歲。黃神氏、或曰黃秣。黃頭大腹。號曰皇次。駕六蜚麋。三百四十歲。狚神氏次之。號曰皇神。出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文多脫落。不可具知。要此蓋五龍紀之五皇也。皇伯登出樽桑日之陽。皇次屈出地郭。說文、郭、海也。皇神出長淮。是五龍之世、亦立國海渤

江淮之間。而往來於樽桑者也。九頭五龍胥往來於陽谷樽桑。而散布於郭於淮。諒亦沿海岸線而蕃殖者。遁甲開山記說「石樓山在瑯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明遂古之王者。多在東方沿海一帶。故易曰「帝出乎震。」正以此也。史記云「秦帝興、神鼎一。」師古曰「秦帝卽太昊伏羲氏。」史記又云「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正義以「太帝卽太昊伏羲氏。」莊子曰「有虞氏不及秦氏。」是亦指太昊言也。古又謂之蒼帝。今姑名此海岱民族爲秦族。亦猶江淮民族以炎帝而姑名爲炎族。河洛民族以黃帝而姑名爲黃族也。

鄭玄註易緯通卦驗云「遂人謂人皇。」路史註引春秋緯云「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長天下。」明人皇卽遂人。而始王天下者。自春秋命歷序以下皆言「天皇十二頭。被跡在柱州崑崙山下。地皇十一頭。興於熊耳龍門山。人皇九頭。出陽谷。分九河。」春秋繁露言「三皇抵車出谷口。」是又不獨人皇爲出谷口。而天皇地皇亦出陽谷而西徙。則天皇治乎西部。地皇長於中都。人皇帥於東部。風姓之族先於炎黃二族居於中國。當卽爲中國舊來土著之民。自東而西。九州之士。皆其所長。及其後世。炎族起於西南。黃族起於西北。而風姓之國。夷滅殆盡。逮於春秋。惟任、宿、須句、顓臾四國而已。而海

岱之間、實爲其根據地。故伏羲陵在山陽。女媧陵在任城。方其盛時、勢力西漸。熊耳崑崙皆入版籍。故曰被跡在柱州。含神霧說「遂人之世有大人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鄭玄云「雷夏堯州澤。」水經註「雷澤在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昔華胥履大人跡處。」帝王世紀以下誤成陽爲成紀。故或言在漢陽、在隴西、誤矣。而伏羲都陳。亦秦族西漸之跡。離光氏出地衡。豈亦秦族南侵及於湘沅之證。及其衰微、惟退保有濟而已。炎黃二族之民。於文化各有造制。淳于俊說「伏羲因遂皇之圖以制卦。」則遂人以來亦有創述。夫創作者本非一人一時之所能大就。而言古史者均以創作之功歸之羲、農、黃帝三人者。殆以三人者於族中最爲傑出。秦族之所創作、悉以歸之伏羲。炎族之所創作、悉以歸之神農。黃族之所創述、悉以歸之黃帝耳。

五經通義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白虎通義言「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豈以少昊之墟、爲遂古得失天下之決戰地。故佔有魯地者卽爲易姓之王。必刻石紀功於泰山耶。魏書言「烏丸之俗。以死者神靈歸乎赤山。如中國人以死者之魂神歸泰山也。」泰山爲死者魂神所歸。蓋亦少昊之墟、爲古代羣雄決戰地之明證。蓋海岱之間、爲秦族之根據地。而羣雄



角逐之場。據有泰山者卽有天下。行封禪以明得意耳。況復炎族北侵。必經窮桑。三族接觸。於此最難。地雖偏於海隅。而實爲政治戰爭中心也。觀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蚩尤又伐空桑。神農自陳徙魯。魯有大庭氏之庫。是在昔爲大庭之都。有巢氏治石樓山在瑯琊。皆足見東方固政治戰爭之中心。爲上世我先民之所聚處。河洛之繁榮乃在後。遠不足與侔也。夫陽谷扶桑、固九夷之居。卽徐土淮濱、亦東夷地。而此謂秦族實往來海上、游居於斯者。五帝本紀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邱、就時負夏。」此皆秦族走集之地。悉在海岱河濟之間。而韓非難一謂「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則河濟之間。尙爲東夷地。而況扶桑嵎夷之際。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則凡舜所耕稼陶漁。皆東夷地。舜且東夷之人也。史記「呂尙者東海上人。」國策言「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而呂氏春秋言「太公望、東夷之士也。」亦北至棘津、西至朝歌、皆東夷之地。則秦族與東夷之關係、可以明也。左氏昭四年傳「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注者謂均是東夷國。而仍卽風姓之任國。則秦族與東夷同支。進化或爲先耳。而東夷則仍保其椎樸。是負夏、河濱、雷澤亦東夷之居。

扶桑、暘谷、嵎夷亦秦族往來之地。秦族、九夷、要之蓋一族也。

范蔚宗說「東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昔堯命羲仲。宅是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皇侃說「九夷玄菟、樂浪、高麗、滿飾、鳧夷、索家、東屠、倭人、天鄙。」范說別其種。皇說別其地。皇亦據後漢書以海東爲九夷。前漢志說「孔子悼道不行。設桴於海。欲居九夷。」是亦以海東爲九夷。皮鹿門以堯典之宅嵎夷。史記作郁夷。毛詩之周道倭遲。漢書作郁夷。則嵎夷郁夷倭夷一也。而三島三韓。皆我先民游處之地。此爾雅所謂東至於泰遠者也。是北自嵎夷。經齊之海嶠。而南至封嶠之山。莫非秦族同支聚處之地。後遂淪陷不屬於我也。說文以嵎夷在遼西。豈以後日益西徙。乃舉東方地而委之。遂以遼西爲嵎夷耶。尙書「宅嵎夷曰暘谷」而遂皇出暘谷分九河。嵎夷在遼西。九河在兗州。則暘谷可求也。蓋卽幼海之濱者近是。而海外東經、大荒東經、并云「湯谷上有扶桑。」則扶桑又當於湯谷上求之。則三韓正是扶桑之地。南史東夷傳慧深云「扶桑國貴人第一者爲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三國志說「高麗其官有對盧。」（舊唐書「高麗其官大者號大對盧。」）慧深說「扶桑之俗。其婚姻則壻住女家門外作

屋。相說乃成婚。」而三國志言。「高麗其俗作婚姻、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婿屋。」斯足驗高麗之事。同於扶桑。則高麗亦扶桑也。西人希勒格證扶桑卽今之樺太。是三韓迤東、皆古所謂扶桑也。說文言「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扶桑、爰木也。」則湯谷更在扶桑之東。則湯谷扶桑、括地最廣。皆昔爲九夷之居。而我先民同支所游處也。後漢書東夷傳「高駒麗、其國東有穴。號曰燧神。以十月迎而祭之。」將卽出自湯谷扶桑之人皇遂人耳。左氏昭十七年傳「宋、大辰之虛也。陳、太昊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衛、顓頊之虛也。」中國王者、古無大辰。而三國志東夷傳謂「辰韓、古之辰國也。」後漢書以「三韓七十八國、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辰之號沿自古昔。與宋爲大辰、儻有關耶。

帝王世紀言「少昊氏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於周爲魯。窮桑在魯北。或云窮桑卽曲阜也。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干寶言「徵在生孔子於空桑之地。在魯南山之穴。」高誘注淮南云「空桑、地名。在魯。」此皇甫安「窮桑卽曲阜」之說也。思玄賦舊注云「少昊居窮桑。在魯北。」此皇甫「窮桑在魯北」之說也。東山經云「空桑之山。北臨食水。」此魯之空桑。北山經云「空桑之山。空

桑之水出焉。東流注於滹沱。」此趙之空桑。而郭璞於此注云「上已有此山。疑同名。」則山經共有三空桑。而今本逸其一。古史考言「伊尹產於空桑。」倘又更一空桑也。則地之得空桑名者實廣。亦猶扶桑。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又曰「羲和之子。出於陽谷。」則空桑亦距陽谷。曰蒼蒼曰八極。則空桑自屬曠野平陸。自趙之空桑以及於魯之空桑。凡兗州桑土之野、徐州蒙羽之野、臨乎陽谷之上者、皆得空桑之名。陽谷而東曰扶桑。卽搏桑。西曰空桑。卽窮桑。湯谷、扶桑、空桑、三名皆括地最廣可知也。伏羲作琴瑟、爲網罟。宜泰族於古卽能用桑。故兗州曰桑土。衛風曰桑田。曰桑中、曰桑落。皆衛地宜桑之證。曰扶桑、曰空桑。知亦業桑之謂也。窮桑之地既廣。則黃帝少昊之自窮桑徙曲阜。謂自北地窮桑來也。世本言「周公居少昊之虛。煬公徙魯。」是周公初封亦不在曲阜。郡國志「魯國古奄國。」奄至成王始殘之以封伯禽。則周公之封少昊之虛。曲阜魯尙爲奄有。周公烏得居之。至煬公徙魯。則以奄之滅久矣。魯已得有其地也。啓筮言「蚩尤伐空桑。」周書言「赤帝命蚩尤宇於少昊。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淮南子「共工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女媧之世。共工以強霸。火熅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亦以二渠九河之間。地居黃河下流。乃可以振滔鴻水。故蚩尤共



工之戰。悉在爭黃河下游一帶。見窮桑少昊之虛。實二渠九河之地。爲古代馳逐之場。而建都則於曲阜。蓋九河水草豐美。爲耕牧之鄉。而曲阜負泰山、據街路。爲戰守之地。自遂人以來。出陽谷、分九河、以生息於斯。則中國大陸、古代人迹始居之地。可考見者即在九河。至近世（民國十年）北京齒之發見。西人蓋以人類遺骸之發見、未有古於此齒者。或言至今五六十萬年。或言且百萬年。最初人類之導源。且欲於中國見之。則九河之地、固東亞有人類最早之域也。昔我先民生息於斯。或東去扶桑。或南走空桑。要以黃河入海之區、爲秦族導源之地。及往來海上。日益頻繁。又沿黃河而入上游。而曲阜一隅。遂處天下之中。爲午道、爲街路。而漸以南移。是我先民栖息九河者在遂人之時。扼據曲阜者在伏羲之後也。

北方之九夷、卽此秦族也。而南方之夷可知。其在周世徐、奄、淮夷、巢、及羣舒。皆所謂夷。淮夷徐奄嬴姓。巢及羣舒偃姓。皆少昊皐陶之胤也。（八章五章中詳論之）少昊皐陶之後爲東夷屬秦族。則少昊皐陶亦東夷爲秦族也。徐偃王之仁而無權而好怪。尤與秦族之國民性合。（四章中詳之）知其先後一系皆秦族也。古史考說「窮桑氏、嬴姓也。能修太昊之法。宗師太昊之道。故曰少昊。」則少昊誠

非黃帝之子而太昊之裔也。山海經言「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是少昊固國於東海之外者。周書言「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乃命少昊謂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曰質。」蓋風姓之族。被迫於炎族。乃退出海岱之間。遜居東海之外。炎族中微。而風姓遂再濟窮桑。復得重有海岱之間。並立爲東帝。海岱以西。非其所有。故五帝德。帝系姓不敘少昊於五帝之列。徒謂之曰窮桑帝。賈逵言「處窮桑以爲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蓋其大部國土。乃在東海之外。在中國者不過海岱一隅而已。是太昊少昊皆東方民族。有足驗也。鹽鐵論結和篇大夫曰「軒轅戰涿鹿。殺兩驪。蚩尤而爲帝。以戰成功。」象山陳先生說「兩驪之驪當作皞。蚩尤少昊當時同亂者。又有太昊之裔。」則於時炎族內訌。各倚外援以求逞。神農蚩尤爭稱炎帝。神農說於黃帝。蚩尤亦結兩昊。以戰於涿鹿。而少昊蚩尤並就屠僂。蚩尤之徒。既屈伏而爲黃帝主兵。少昊之徒。亦有爲黃帝帥鳥師者。越絕書「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則亡國之虜。猶狼狽相依。力屈勢窮。而遷逐由人者也。則稱帝窮桑以戰死於涿鹿者。此東方前之少昊。居西方者乃後之少昊。又別一人也。拾遺記說「春皇。庖犧國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此與以華胥爲庖犧母之說不同。是亦太昊之國。兼及溟海之中。故曰有華胥之洲。論語摘輔象「伏羲六佐。

仲起爲洲陸。陽侯爲江海。」斯亦伏戲奄有海上之證。則太昊之國固亦有一部在東海中。而兼有此神洲大陸也。

## 七 上古文化

中國古代之文化。創始於泰族。導源於東方。炎黃二族後起。自應多承襲之。然二族固各有其獨擅之文化。黃族固完美也。惟炎族較樸陋。而亦有其特殊之點可尋。惟炎族建國又先於黃族。其創制作物。黃族多承襲之。而或尸其功耳。左傳昭二十九年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教民稼穡。神農事也。而黃族屬之棄。易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而世本以爲皋繇作耒耜。共工有子曰句龍。能平九土爲后土。月令鄭注以爲后土亦顓頊之子曰犁。后土爲社。稷爲田正。共工之子爲玄冥。鄭大夫子產禳火於玄冥。而少昊之子曰修。曰熙。亦爲玄冥。蚩尤佐少昊主金。蓋以其作五兵也。而少昊之子曰該。爲蓐收。此皆見於月令及左氏書。尙書。苗民作五刑。而世本以爲伯夷作五刑。神農和藥濟人。而黃帝傳醫經。淮南子主術訓說「宮室起於神農。」尙書大傳則曰「黃帝始制。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白虎通說「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尸子說「神農理天下。正四時之制。」晉書律歷志云「逮乎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則紀歷



成歲。亦始於神農。後人亦屬之黃帝。若斯之類。並是炎族創始於前。而黃族踵襲於後。而或尸其功也。楚語「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韋昭曰「使復興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淮南人間訓言「荆人鬼。越人禩。」王逸楚詞序言「其俗信鬼而好祠。」蓋猶九黎之遺風也。管子五行篇「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則禩祥歷律。亦盛於炎族可知。山海大荒北經曰「蚩尤請風伯雨師。作大風雨。」古今注言「蚩尤爲大霧。軍士昏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則中國妖妄之教。又出炎族。概可知也。吳越春秋以茅山亦曰苗江。江南山多以茅名者。祀三茅公。巫教之所祖也。豈三茅卽三苗邪。夫巫固苗民遺教也。若有烈氏之子曰柱爲稷。田正也。共工氏有子曰句。能爲社。后土也。蚩尤主金。蓋爲蓐收。共工之子爲玄冥。吳回爲祝融。風俗通說「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以爲祖神。」享祀之神。炎族獨多。固知其爲崇幽靈。信鬼神之民也。班固言「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緇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鄭玄曰「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不用政令。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爲惡。起於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周書史記解「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伐之。共工以亡。」呂氏春秋恃君覽「縛婁、陽禺、驩頭之國。多無君。」注「皆南越之夷。」路史引外傳云「玄都氏、黎國。」周書云「昔玄都氏謀臣不用。龜策是從。忠臣無祿。神巫用國而亡。」淮南子汜論訓說「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尸子書言「神農夫負婦戴。以治天下。又曰神農並耕而王。所以勸耕也。」孟子書「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商君書畫策篇「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則苗民之不用政令。共工氏之久空大官。皆足證其爲最缺乏政治組織之民族。皆率神農之教。而又專恃刑法。崇神道。炎族之政治狀況。於是略可得而言也。周語「昔共工氏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書序言「羲和湫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則炎族放曠浪漫之俗。又可想見。蓋中國之倡道家言者。老聃、莊周之徒。並是南人。其亦神農之遺教耶。而黃、老之弊。申、韓出焉。其政治見解。謂之原本炎族。亦無不可。黃族之制作。試略論之。則其最特異之點。適與炎族相反。白虎通義謂「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

又曰「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則黃族實爲善制法度者。淮南子說「黃帝治天下。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暗。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爭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易謂其「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其法治成效之卓著如此。史記云「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漢書云「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蓋又立步制畝。經土設井。其條理可謂緻密。李靖說「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蓋五旗、五麾、凡陣法又皆始於黃帝。則黃族實一強武而優於政治組織之民族也。再以易繫辭與世本之說合而觀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則倉頡之所作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伯余胡曹之所作也。剡木爲舟。剡木爲楫。則共鼓貨狄之所作也。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則胲及相土之所作也。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則雍父之所作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則揮及夷牟之所作也。殆並是黃帝之臣。至作指南車以克蚩尤。則尤盡工技之巧。是又見凡實用器物。又皆自黃帝始創之。若秦族之制作。其性質又別。命歷序「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周髀算經說「伏羲立周天歷度。」拾遺記言「伏羲審地勢以定川岳。」則天文、地理、物類。皆秦族所留意者。尸子云「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

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則秦族者。一富於研究思考之民族也。其最特別之制作。卽易八卦。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開發中國之文化者。胥秦族之功也。白虎通說「伏羲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則倫紀之敍。始伏羲。故新語說「民始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續漢志云「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管子說「慮戲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古史考「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世本說「庖犧作琴瑟。女媧作笙簧。」拾遺記說「伏羲造干戈。以飾武。」則禮、樂、兵器、律呂、算法。皆創自秦族。神農和藥濟人。黃帝傳醫經。然帝王世紀以爲「伏羲畫八卦。所以六氣、六府、五藏、五行、陰陽、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乃嘗百藥。而制九針。以極天枉焉。」是醫術亦爲秦族所創。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鄭玄諸儒說「握機矩者。言法北斗而爲七政。指天以施教令。是禮迹尊卑所由興也。表計宜者。慮羲本遂皇所作計演之圖。思其所言。作八卦之象。其刻曰者。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是禮事、政令、圖典、文字。又胥起於遂皇。非祇鑽木取火、鑄金作刃之功。



而已。伏羲承之。又作易象。爲律法。造甲歷。製嫁娶。而文化大昌。則秦族者中國文明之泉源。炎黃二族。繼起而增華之。遂人者又秦族禮教之泉源。東方文化之祖也。比其同異論之。秦族爲長於科學、哲學之民族。儼然一東方之希臘。炎族爲長於明祿祥、崇宗教之民族。頗似印度。黃族爲長於立法度、制器用之民族。頗似羅馬也。三朝記千乘云「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樸。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再以此三族之文化參之。其各別之特性。固彰彰甚明矣。

大戴禮「倮蟲之屬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以人類出於倮蟲。倮蓋古初之類人猿。抱朴子對俗云「獼猴壽八百歲變爲猿。猿壽五百歲變爲猩。猩千歲變爲人形。」呂覽察傳「猩似母猴。母猴似人。」豈猿猩卽所謂倮蟲者耶。倮從人。固以倮爲人。羌爲羊種。閩蠻爲虫種。貉爲豸種。獫狁、獯豸、狄爲犬種。皆不得儔於人。僬僥、夔人皆從人。以西南民族有順理之性也。夷從大爲古文人。以夷俗仁。東方有君子之國也。書契本於黃族。自謂出於倮而聖人爲之長。外此惟西南民族得儔於人。以炎族之有文化故也。東北民族亦得儔於人。以秦族之有文化故也。西戎被甲荷戈。蓋亦以其爲黃族同支。固亦人之徒也。足見上世民族卽繁。而於中國文化、惟三族能共建之。說苑修文篇「夏后氏教以忠。而君

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一三統循環之義。或即本於三族文化之殊。尙忠、北方之質也。此黃族之崇實用、好剛勁之習也。尙敬、南方之惑也。此炎族之好逸豫、信鬼神之習也。尙文、此東方人之智也。此秦族之重思考、貴理性之習也。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亦明各方習俗文化不同之意也。蒙雋作經學導言。論周秦諸子推論北方之學爲史學爲法家。南方之學爲文學爲道家。東方之學爲六藝爲儒家。儒家之學以中庸爲貴。居於北人注重現實、南人注重神祕之間。蓋齊魯爲中國文化最古之發祥地。又爲南北走集之中樞。固能甄陶於兩大民族之間。而文質彬彬矣。是則齊魯之間。儒學出焉。不爲無故。蓋夷俗仁。徐偃王仁而無權。此秦族原始之思想也。貴中庸。則後來調和於異族之思想。儒家之學。尙中而貴仁。此固爲善保持其原有民族之特殊精神。而又善調和於異民族之兩極端精神。而後產生之新文化也。是鄒魯者既開化最早、中國文化之泉源。而又中國歷久文化之重心也。

王湘綺謂「結繩爲繩形字母書。」廖師頗張其說。蒙初頗以其鑿空疑之。今考古文乃始信其說不

誣。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黃帝之史、倉頡始造書契者。而封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夷吾所記者十二。則首無懷、次宓犧、神農、次炎帝、黃帝。則無懷以來。悉有文字可知。故得著之豐碑巨碣。是結繩之爲文字審也。說文序「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以結繩之作。起於神農。然稽諸易曰「上古結繩爲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虞仲翔注「興易者謂庖犧。」庖犧爲中古。則庖犧以前爲上古。是結繩當不始於神農。淮南子稱「史皇生而能書。」元命包「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而創文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爲潛藏。治一百一十載。都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是倉頡爲古之王者。自蔡邕、索靖、崔瑗、曹植之流。并稱皇頡。或云頡皇。慎到曰「倉頡在庖犧前。」譙周說在炎帝世。張揖以倉頡爲帝王。生於禪通紀。則倉頡固古之王者。而黃帝襲用其字耳。結繩則更在其前。明結繩不始乎神農。書契不始乎黃帝。而後人歸之神農黃帝者。豈炎族之字原於結繩。黃族之字原於刻木耶。晏氏類要以「倉頡姓侯岡氏。馮翊人。」則倉頡之果屬於西北民族也。然則伏羲之仰觀俯察。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則八卦者又秦族之文字也。淳于俊說「伏羲因燧皇之圖以制卦。」是秦族文字不始於伏羲而原自燧人。

則文之從來舊也。其種類則亦多也。荀子解蔽篇曰「好書者衆也。而倉頡獨傳者一也。」許慎曰「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是則古之作書者非一家。而傳者惟倉頡。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可得而數者乃萬數。此萬數者必有豐碑巨碣存焉可知。亦可見中國古代王天下者之衆。而文字類別之多也。

海東學者每言「印度以天產極豐。可不勞而活。故有印度之文化發生。歐洲土地磽薄。非勤勞無所得食。故自然科學不興於東方。不成於智力卓絕之印度人。惟歐洲人獨能創之。」則地理關於文化之重要如此。苟推此以究中國上古之文化。亦正相同。史記貨殖列傳言「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皆訾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則南方天產之富。有似印度。故文明亦略似印度也。毛詩序言「芻履刺編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汾沮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園有桃。刺時也。其君國小而迫。儉以嗇。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山有樞。刺晉昭公有財不能用。」漢書地理志亦言「唐魏之國。其民君子深思。小人險陋。」則北方人民所資於天產之薄。頗似今日歐洲文明



中心之日爾曼。故其民族精神亦略類之。貨殖列傳又言「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少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又言沂泗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是齊魯物產視唐魏則優。視楚越則又遜。炎族之生活爲農稼。黃族之生活爲游牧。已於前文明之而易稱「庖犧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尸子曰「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虞犧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則秦族之生活爲漁獵。三方原始之生活與環境既殊。其發生之文明各異。固必然之勢也。秦族以漁獵爲生。自昔卽往來於海上。此其有似於希臘。固甚顯著。海東學者以「希臘文明之發生。以其國小多山。土地磽瘠。食物不豐。故多沿海行商於小亞細亞。歐式文明之源。實肇於此。」而漢書地理志同言「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太公乃通漁鹽之利而人物輻湊。魯地陬民衆。俗儉嗇愛財趨商賈。」此視希臘之行商小細則何如。若更觀秦族東來。沿勃海經魯而南走江淮。由營州越海經魯而西走太昊之墟。則秦族固亦航海經商之國民也。此又正似於希臘行商於沿海。夫中國文化之發生始於秦族。又自昔以魯地文化爲最高。固不可謂非海道交通之力。而地理之有關於文明亦可見。近

儒丹徒柳先生謂「中國古代文化、起於山嶽。無與河流。」而主中國民族西元論者。又謂「古代文化自西而東。」皆與此篇所究旨趣不同者也。三族文化之同異既明。則居今日而言東方文化。自應區別法家者流、此東方之北方文化。道家者流、爲東方之南方文化。儒家者流、獨行數千載。義理實爲中國文化之精華。此正東方之東方文化也。

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共工復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則水火之害、並是炎族所恃以爲戰。故曰上古剝林木以戰也。黃炎固用水火也。而黃帝則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擾馴猛獸以戰。知古之有洪水之害者、乃炎族之所爲。有猛獸之害者、乃黃族之所爲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呂氏春秋言「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樂以嘉其德。」則驅虎豹犀象者、亦戰伐之事也。周書世俘「武王既克殷。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麋麇等各如干。然後命呂尙等攻般畿內之國。」豈於時遂暇逸於原野。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凡言伐殷每連言驅猛獸。知亦戰伐之事。左氏言「紂有億兆夷人。」杜預云「兼有四夷。」蓋服象爲虐之東夷。於時固戰於牧之野。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通於中國。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蓋驅猛獸遊牧之民。固莫善於烈山澤。水草竭而禽獸自去。益則予衆庶稻。令種卑濕。則北方於是去游牧而就耕種可知也。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北人之效南人耕稼。倘正自益稷時始也。則舜之平洪水。驅猛獸。獨非戰伐之事耶。莊子敘古之王者。有大庭、軒轅、祝融。皆在伏羲之先。則三族並爭。由來已久。淮南子謂女媧時「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此炎族之爲害也。又曰「猛獸食顓民。鷲鳥攫老弱。」豈亦黃族之爲害耶。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則女媧之中興泰族。固亦嘗與洪水猛獸戰也。路史以黑龍爲共工。理或宜然。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定處。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此蛇龍倘亦人禍耶。洪水汜濫則蛇龍居之。草木暢茂則禽獸逼人。舜之再興泰族。其致力與女媧同也。后羿再興泰族。其誅豎齒、殺楔、殺封豕、斷修蛇。封豕爲樂正后夔之子伯封。則修蛇之儔。將亦人也。舜命九官。而夔、龍、朱虎、熊、羆並在朝列。豈亦此類耶。審知炎黃二族。恆振洪水、馴猛

獸以爲暴。而秦族惟結繩爲網罟、教漁獵、以偪處其間。說金文者以夷字爲從弓從矢。此夷羿以善射稱者耶。故秦族者武事恆劣於炎黃二族。而文化獨盛。其迹可驗也。



## 八 虞夏禪讓

龍魚河圖言。「黃帝伏蚩尤。使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海內。衆謂蚩尤不死。萬邦弭服。」是蚩尤既被戮於中冀。而其支庶遂服事軒轅以制八方。高辛、唐、虞之世。共工亦在朝。鄭玄注尙書大傳。「堯時得羲和。命爲六卿。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鵠咬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鄭又注尙書云。「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則彼時共工之跋扈。與堯應付之難。可以概見。八伯可知者四人。而四凶居其三。驩兜共工皆炎族。而放齊鯀爲之朋。則其勢之盛。又可見也。呂氏春秋行論。「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欲爲亂。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韓非子外儲說。「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

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則鯀與共工皆處心於三公四嶽。而反對禪天下於舜。海外南經注云。「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堯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博物志亦同此說。則三苗亦與共工伯鯀同爲反對舜之受天下者。則四凶之罪於是得略見之也。曰伯鯀稱遂共工之過。果伯鯀爲共工之黨耶。

山海海內南經說帝丹朱。漢書律歷志說張壽王言。「伯益爲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壽王歷乃太史官殷歷也。而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爲啓所誅。太甲殺伊尹。太丁殺季歷。」斯則虞夏禪讓。其事多疑。書言「無若丹朱。」罔水行舟。用殄厥世。」丹朱殄世。則虞賓失位可知。論語言「稟鬻舟。不得其死。」說者謂稟卽丹朱。而不得其死。則舜之爲禪。事亦足奇。丹朱卽不肖。堯之九男。豈無一才。而必禪於有鯀在下。而後爲快耶。周書殷祝稱「桀三致國於湯。一徙於不齊。」（當卽不其山）再徙魯。三徙南巢。然後湯卽天子位。」而儒家皆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豈尙書言虞夏禪讓。亦猶周書言桀湯之事耶。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注曰。「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淮南子修務訓。「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水經注云「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

溺於湘江。」列女傳亦同。夫二妃既從征以死。乃不能葬蒼梧而死於湘江。蓋軍覆身亡。伉儷不能同穴。丁此干戈俶擾之際。則禹之受禪於洞庭之野。豈從容揖讓以成之。帝王世紀「舜年八十一卽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政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於鳴條。」舜年九十五。禹已攝政。則有苗之叛。禹不往征。而百歲耄耄之君。深入裸畫之域者何耶。說苑君道曰「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及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此舜之不欲禹伐有苗也。呂氏春秋召類篇曰「舜却有苗。更易其俗。」而舜又自伐有苗者何耶。舜嘗自伐之也。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墨子兼愛篇稱「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此又使伯禹伐有苗者又何也。既使禹伐有苗。禹攝政五年有苗氏叛。舜不使禹往征而自征之。以崩於蒼梧。則又何耶。其措施先後之矛盾。蓋原於其君臣之猜忌可知。且足見終舜之世。有苗之亂不息。戎馬倥傯。疑未暇於禮義也。趙武靈王以舜舞有苗。禹袒裸國。爲變胡服之例。淮南子以舜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爲禹事。則禹固不惜用夷變夏。以和共工之族。呂氏春秋「禹入裸國。裸入衣出。因也。」是裸入裸國以從其俗。又作苗舜於兩階。自貶以求合

於炎族。正期以遂其志也。荀子議兵篇又言「禹伐共工。堯伐驩兜。」呂氏春秋「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蓋又伐共工、伐三苗、舉兵而誅鯀。莊子、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又曰「昔者堯攻叢枝、胥敖。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則堯之時亦戰伐不已。未遑寧居。若山海經之屬。記禹之攻伐。猶不勝舉。則虞夏之間。其兵戈擾攘。而生民之困阨可知。若曰百姓昭明。協和萬國。黎民於變時雍。或未免鋪張揚厲之辭乎。

孟子曰「昔者堯薦舜於天。堯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薦禹於天。舜崩。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禹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蓋帝丹朱與舜并爭而帝。而諸侯歸舜。伯益與啓爭而爲天子。而諸侯歸啓。此虞夏間揖讓之實。其關鍵乃在得失諸侯也。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按濮州北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卽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史通疑古稱「書云某地有城。城以囚



堯爲號。」當是說堯城事。則所謂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其實固以舜之囚堯而偃朱也。蓋五帝三代其得天下則以得諸侯。失天下則以失諸侯。五帝本紀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此炎黃二族之爭諸侯也。夏之衰。帝王世紀言「諸侯咸叛桀附湯。同日貢職者五百國。」商之衰。周本紀言「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此三代得失諸侯之最顯著者也。衛宏言「帝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造唐朝而致禪。」夏本紀言「啓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后。」此皆以力戰而得諸侯。自孔甲以來。夏后氏德衰。諸侯多叛。夏桀不德而武傷百姓。蓋桀亦欲力戰以致諸侯者。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褒帝太甲稱太宗。至雍己而殷道衰。諸侯不至。太戊修德。殷復興。諸侯歸之。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故稱中宗。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比九世亂。諸侯莫朝。至盤庚行湯之政。殷道衰復興。諸侯來朝。小辛立。殷復衰。子武丁立。思復興殷。修政行德。天下咸懼。殷道復興。稱高宗。孟子曰「武丁

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此殷之衰也、以失諸侯。三宗盤庚之興也、亦以能朝諸侯。則伊尹放太甲於桐。攝政以朝諸侯。是亦殷之一衰乎。禮記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天子周公也。」荀子儒效言「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反武王、以屬天下。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尸子、韓非、並云「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淮南子汜論訓「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負扆而朝諸侯。」是周公固嘗踐阼稱天子。故君奭篇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則伯益伊尹之見殺。周公之奔楚可也。秦本紀正義稱傳云「昔穆王巡狩。諸侯共尊偃王。」魯連子「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則宗周之嗣。於是不幾於斬耶。魯世家說「周公東伐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蓋周人於管蔡之亂。嘗一失東諸侯。周本紀言「厲王時諸侯不朝。至宣王時諸侯復宗周。」周自文王受命至宣王中興。蓋三失諸侯。三得諸侯也。張壽王言「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秦本紀申侯言「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湣。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蓋中湣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此正殷周間

之鄺山女。或亦乘殷亂、保西垂之諸侯。比於徐偃共伯之僭差耶。至於春秋之世。列國爭爲盟主。尤爭諸侯之彰明較著者也。則虞夏伊周之爲聖人。連得間也。

韓非子外儲說「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則所謂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其實固以啓之攻殺伯益也。淮南子齊俗訓說「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曰「有扈氏。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舉賢而禹獨與子。故伐啓。」有扈蓋深不滿於啓之殺益者也。楚詞天問云「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讎。」又曰「何后益卒革。而禹播降。」皆以見益之嘗踐大位。天問又云「謗乘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乎犬羊。」又曰「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說者謂有扈爲啓所敗。啓親臨有扈之牀。擊而殺之。屈子亦深致惋惜於有扈者也。而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政。天用剿絕其命。」其可以爲紀實之言乎。

戰國策「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見東夷之不和融於夏也。墨子「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舜以經營三苗而死蒼梧。禹以經營九夷而死會稽。其事又頗同。可以見有夏一代之勤事。

九夷。實自禹始也。魯語「禹致羣神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是當時固有梗命之防風。而禹亦略事攻伐也。吳興記曰「吳興西有風諸山。一曰風山。有風公廟。古防風國也。」曰風山。曰風公。則防風於古本爲風姓。而羲皇之後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則九夷之叛夏人。誠不爲無故。論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王吉說「堯舜不用三公九卿而舉皋陶。」古史考「皋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以見舜之親所擢拔以爲心膂者。惟皋陶耳。帝王世紀言「皋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賜姓曰偃。」（偃或與奄通）是皋陶者亦東夷之人。故舜特舉之。淮南子兵略高誘注說「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於丹水。」堯之興、資於楚。舜之興也、資於九夷乎。大戴禮王言說「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蓋皋陶嘗與禹並。夏本紀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後舉益、授之政。」是皋陶者伯禹之所畏。夫其死或有說也。管子曰「舜禪夏禹於洞庭之野。」蓋卽方征三苗時也。禪讓之典。奚必於是時行之。而伯益又以殺聞。則舜益皋陶之死。同一可悲。而九夷之攜貳於夏。誠有所憾而然也。

列女傳「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姑注云「皋子、皋陶之子益也。」中候苗興云「皋陶之苗爲



秦。」史記固以秦爲伯益之後。是伯益固皐陶之子也。秦本紀「大業生大費。」音義以大業是皐陶。大費是伯益。一名柏翳。鄭玄詩譜「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命爲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則伯益爲皐陶之子不疑。韋昭說「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史記、伯翳、舜賜姓嬴氏。古史考曰「窮桑氏、嬴姓也。」說文「嬴、少昊之姓。」漢書地理志亦然。則伯益皐陶者。固少昊之胤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主草木鳥獸。此本秦族所優爲者也。周語「共之從孫四岳。長帥諸侯。助禹治水。皇天嘉之。祚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鄭語「姜、伯夷之後也。」齊世家「呂尙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陳涉世家則言「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是伯夷與四岳一家耳。譙周曰「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潛夫論氏族志「伯夷爲姜。氏曰有呂。」鄭駁五經異義「堯賜伯夷姓曰姜。」世本「祝融曾孫生伯夷。封於呂。爲舜四岳。」是四岳卽伯夷也。書曰「伯夷典朕三禮。」馬融說「天神地祇人鬼之禮。」毛詩說「姜氏爲四岳。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蓋以伯益能禮於神。故以之典三禮。而掌四岳之祀。蓋祀神固炎族之事。而伯夷爲四岳。固優爲之也。皐陶伯益之死。事若可疑。而呂之在夏。與國同休。則舜死蒼梧。禹死會稽。三

族恩仇。庶可思而得也。

中候握河紀「堯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考河命「舜爵賞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則皋陶於時諒爲大國。堯典、舜命九官。伯禹作司空。契作司徒。列女傳「以棄長大事堯。位至司馬。」鄭玄說「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是禹、契、后稷固唐虞間之三公也。淮南子「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尙書刑德放「益爲司馬。高爲司徒。禹爲司空。」唐虞間之三公。茲五人者更迭爲之。其位望相擬可知。鄭玄於稷契皋陶益土地注云「稷、契、公也。三人皆先封。舜加其封地。」夫三公之封。自爲大國。而舜又益其地。此孔穎達所謂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是也。封契於商。封稷於郃。子孫并大顯於後。而皋陶之封國乃無聞焉。姓號亦不可知。史記曰「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后舉益。任之政。」益之封國亦不可知。竹書紀年以爲費侯者譌也。豈以啓攻殺伯益。而少昊之後遂微耶。秦本紀說「伯益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則伯益嗣裔其衰之甚可見也。中國顓頊以前。帝王多宅都於魯。自封顓頊於高陽。在開封。封帝嚳於高辛。在歸德。是後遂宅都於衛。堯受封於唐。舜之先。虞幕受封於虞。是後遂宅都於晉。而漸以西侵。唐虞之際。契稷上公大國。并在岐雍。則自

上世以來。由黃河下游遂以次侵入上游也。蓋既封四岳於呂以奠南方。則黃族之發展自應西進。而大建契棄於商部也。然禹自西夷之人。固宜使代鯀爲崇伯於岐雍。乃又別封之夏何耶。稷契皋陶益土地。又不及伯禹。夏有天下。而皋陶之後乃大微。虞夏君臣之間。彼其猜妨之情。固燎然若此也。

## 九 夏之興替

顓頊都穹桑。徙帝邱。葬濮陽。水經注說「帝侖都亳殷、葬濮陽。」殷謂河北之鄴。則侖都之亳。非偃師之亳。乃衛之亳。國語所謂「紂踣於亳。」左傳所謂「燕亳北土」是也。帝都至是始自魯而徙於衛。韋昭說「陶唐皆國名。猶殷商。堯居唐在晉陽。」續郡國志曰「濟陰定陶。古陶堯所居。」貨殖列傳「堯作游成陽。」師古曰「堯嘗居陶。後居於唐。」於後舜居蒲坂。禹居晉陽。帝都至是又徙於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蓋於時炎族北侵。故堯舜皆退保冀方耶。韓非說「堯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谷永奏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可見其時水害方烈。共工已北上至幽陵。黃族則退保冀方以避之也。史記貨殖列傳言「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自是而三河亦遂爲政治軍事文化之中心也。方是時炎族亦於累戰之餘。退保南服。休養生息。中國遂得安輯無事。段玉裁說「左傳言太岳。亦言四岳。亦言四伯。皆謂一人。非謂四人。」毛詩故訓傳言「姜氏爲四岳。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蓋四岳長帥諸侯。佐禹治水。命以侯伯。氏曰有呂。



則幾於天子之副貳也。許慎說「太岳佐夏。呂叔作藩。俾侯於許。世祚遺靈。」伯禹率乎北。太岳帥乎南。儼然各有天下之半。白虎通義言「昆吾、夏伯也。夏道中微。昆吾爲主盟。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左氏昭十二年傳「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世本、昆吾爲夏伯。「夏衰、遷於舊許。」蓋是時有呂亦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故遷昆吾於許。代呂作伯。而夏遂以大定也。周書嘗麥解云「其在殷（當作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則夏初定天下。以呂帥南服。以彭奠東夷。此事之彰明較著者也。海內經「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此之西岳。卽四岳之呂也。豈彭稱東岳。而呂稱西岳耶。

左氏昭元年傳「虞有三苗。夏有觀扈。殷有桀。周有徐奄。」三苗徐奄。幾危王室。則觀扈桀所係之重可知也。墨子明鬼引禹誓曰「日中吾與有扈爭一日之命。」說苑正理言「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二年而有扈氏服。」明有扈之強可見也。呂氏春秋先己篇「夏后伯啓（今本作夏后相。此從御覽校正。）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伯啓曰不可。於是乎處不

重席。食不貳味。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夏本紀言「啓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后。」蓋夏幾以有扈之亂失天下。而其兩世服有扈。又若斯之難也。則武觀之未易與亦可見。賴彭伯而僅克之。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水經注云「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尙書以爲觀地矣。」漢書地理志「東郡畔、觀縣」應劭注「夏有觀扈。」是后啓在位。西則有有扈。東則有武觀。見國家之多故也。淮南子以「有扈爲義而亡。」墨子稱武觀之書曰「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苒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彰聞於天。天用弗式。」此則武觀檄啓之罪。皮鹿門說「啓之康娛自縱。略見於墨子、竹書紀年、山海經、離騷、天問、諸書。啓則失道。故屈子、墨子、皆以爲譏。以古書考之。則啓亦非賢主。孟子以爲賢者。爲世立教耳。」是方啓在位。夏道卽衰。賴大彭作伯。乃僅保其禋祀也。太岳作伯於許。以奠南服。彭壽作伯於彭。以奠東藩。則夏人之所經略者。惟北方耳。左氏昭四年傳以夏啓有鈞臺之享。與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並論。則其事所系之重也。歸藏易曰「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虛。爲作璿臺於水之陽。」則鈞臺之享。固在晉虛。竹書紀年「帝啓元年大饗諸侯於鈞臺。諸侯從帝歸於冀都。」則夏人惟經略北方。固足驗也。

夏自太康失邦。至少康紹國。向百年。則夏亂甚矣。左氏襄四年傳說「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韋城縣。」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是夏之中衰。有窮氏自東方而侵入河南。以偁夏都。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樂正后夔之子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羿滅之。」博物志曰「羿與鑿齒戰於疇華之野。羿持弓。鑿齒持矛。羿殺之。」羿固嘗以武力征服四方者。淮南子曰「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太康畋於有洛之表。逸豫失德。而羿距之於河。此亦除害之謂乎。許慎曰「羿。帝嚳射官也。」帝王世紀言「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先何姓。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虞夏。」山海經海內經第十八云「帝嚳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此帝嚳時之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此堯時之羿也。因民弗忍。距太康於河。此太康時之羿也。逐相而代夏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寒浞殺之。此帝相時之羿也。蓋有窮氏之稱羿。亦猶九黎氏之稱蚩尤。固非一世一人。荀子君道「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賈逵說「有窮歷唐堯及夏。并以羿爲號。」蓋或則以仁得之。或則以暴失之。固足見也。左氏襄四年「寒

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外內咸服。羿猶不浚。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於窮門。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生澆及豷。」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楚詞注以爲「浞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則所謂家衆殺而烹之者逢蒙也。則浞之兇殘。浮於羿遠也。蓋相爲羿所逐。失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於時夏祚尙可苟延。左氏哀元年「昔日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而邑諸綸。」是亦寒浞之虐。遠過夷羿。羿之代夏。后相二斟。尙保東土。浞之代羿。則并后相二斟而滅之。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處澆於過。處豷於戈。若中國之畢歸於寒浞。并少康之爲仍牧正。而必使椒求之。見夏之不可幸而存也。「浞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夏遺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諜澆。滅澆於過。使季杼誘豷。滅豷於戈。有窮遂亡。於是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顧炎武曰「觀當日之形勢。而少康亦難乎其爲力矣。」魯語曰「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自杼之滅豷。而有窮支屬誅除盡也。豈夏之中興。而杼之力爲獨多耶。日知錄云「太康畋



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爲夏所有。至后相失國。依於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以伐斟尋。而相遂滅。乃處澆於過（今掖縣）以制東方。處豷於戈（在宋鄭之間）以控南國。其時靡奔有鬲（今德平縣）在河之東。少康奔有虞（今虞城縣）在河之南。蓋少康中興。亦以得河東河南之助。然後能復禹之績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固來自東方而徙於河南者。左傳虞箴稱帝夷羿。亦見羿之爲東夷而帝者。路史稱夷羿有窮氏偃姓。則羿誠東夷而皐陶之族。秦族之胤也。伯靡之奔有鬲。應劭曰「鬲、偃姓、皐陶之後也。」是夏之亡也。以皐陶後偃姓之有窮。其中興也。又以皐陶後偃姓之有鬲。蓋寒浞既殺夷羿而滅夏后相。姒偃兩姓并亡。則有鬲之合二斟以滅寒浞。卽姒偃兩姓協力復國。以復興夏道。勢必然也。夏本紀言「帝中康時。義和淫湎。廢時亂日。允往征之。」孔傳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中康爲天子。」帝王世紀言「仲康微弱。政出於羿。」則允侯之帥六師征義和。固羿之假天子以令諸侯耶。尙書大傳言「堯時義和命爲六卿。掌方嶽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夫呂固侯伯也。固四嶽也。亦卽義和也。則此之征義和卽爲征有呂可決也。呂與義和固同爲炎族之胤。羿旣代夏。又伐義和以弱炎族。有呂之衰不能爲霸。豈以夷羿創之而然耶。楚語「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

者、使復典之。是爲羲氏和氏。」堯之羲和卽侯伯。則顓頊之建重黎亦宜爲侯伯。上推共工宿沙蚩尤之霸、亦此例乎。皆以之帥乎南方民族者也。周語稱「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則九黎三苗固亦王於南土。而黃族惟以伯視之耳。

白虎通義言「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豕韋、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鄭語「昆吾爲夏霸也。」風俗通義述左氏傳曰「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是夏自太康失政。四方皆叛。紀年、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則以昆吾勢強。主盟東土。而羿使爲伯以柔緩之。及相爲羿逐。徙居商邱。（當作帝邱）商邱在衛。蓋依於昆吾也。竹書紀年、帝相元年居商邱。九年相居於斟灌。則又依於夏同姓諸侯斟灌斟鄩也。自相居商邱以後。夏卽大有事於九夷。其初或假昆吾之力以誅不從命。及有窮旣滅。王室已寧。帝廩元年徙宅西河。四年而昆吾遷於許。自北以徙於南。蓋方夏之中衰。昆吾作伯於東。以屏藩王室。及夏道中興。則東土之事。王室徙宅西河。自專之。南國之事。則徙昆吾於許。以任之。以備方城漢水之間。夫自彭呂之衰。昆吾始則作霸於衛。繼彭伯以鎮東夷。復徙霸於許。繼呂侯以鎮南服。則昆吾誠大有造於夏也。由汲冢紀年觀

之。有夏一代。皆勤事於九夷。其迹昭然若揭。蓋帝相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風夷、黃夷。十七年于夷來賓。少康二年方夷來賓。帝芬三年九夷來御。帝泄二十二年命大夷、白夷、玄夷、風夷、赤夷、黃夷。帝發元年諸夷賓於王門。再保壻會於上池。諸夷入舞。帝桀三年畎夷入於岐以叛。後漢書言「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后相卽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至於后泄。始加帝命。少康之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則夏后一代之專致力於東夷可知也。昭四年傳說「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蓋夏商二代之勤事九夷也如此。水經注「亢父故城西。夏后氏之任國也。」漢書地理志言「東平國任城。古任國。風姓。」任、仍、古通。則又見交通九夷。卽懷撫風姓。此九夷卽秦族之佐驗也。寒浞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而生少康。蓋緡、任、俱風姓。及夏遺臣靡、收斟灌、斟鄩二國之燼。滅寒浞而立少康。應劭以二國均在北海郡。括地志亦以斟灌、斟鄩俱國於青州。是少康之復國中興。知又有賴於東人之力也。紀年。帝桀元年帝卽位。居斟鄩。是其尙徘徊於東土。說苑權謀篇「湯欲伐桀。伊尹請阻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湯乃謝請服。明年又不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湯興師伐而殘之。」桀有九夷之助。則足以威商。失九夷而夏

亡。九夷關於夏之興亡若是其重。則於時泰族之強可見也。

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殷本紀亦同此說。鄭玄以「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爲戰國商於之地。」皇甫謐謂「今上洛商。」此契之始封一也。世本「契居蕃。」注云「在鄭西。卽轡城。」今華州也。水經渭水注「轡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此契之新都二也。中候考河命曰「稷契皋陶益土地。」注云「三人皆先封。舜加其封地。」鄭玄箋詩云「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則契之遷蕃。自以益封斥大國土之故而徙也。世本「昭明居砥石。復遷商。」荀子成相篇亦同。楊倞以砥石卽砥柱。此三遷四遷也。周本紀「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韋昭謂當「夏太康失國。」契稷皆虞夏宅西大國。不窋之奔戎狄。昭明之播遷。殆皆以太康失國。夷狄交侵也。左氏襄九年傳「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世本曰「相土徙商邱。」此五遷也。汲冢古文夏后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邱。」鄭玄箋詩說「相土居夏后氏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王肅說「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蓋夏后相爲后羿所逼。出居商（當作帝邱）邱。而相土



專征作伯。遂遷此閼伯之虛。於時昆吾霸於衛。相土霸於商。正夏人播遷顛危之際。汲冢古文。芒三十年「商侯遷於殷。」此六遷也。世本「相土居商邱。冥往治河水。子亥遷殷。」宋衷曰「冥爲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魯語「冥勤其官而水死。」韋昭說「冥根圉之子也。爲夏水官。」紀年、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蓋以冥之治水、而子亥遂扶植其勢於北方。有事於河、而遷國於殷也。紀年、夏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殺其君綿臣。」山海經亦說有易殺王亥取僕牛。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魯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殷人報焉。」帝不降三十五年殷滅皮氏。皮氏於漢屬河東。路史上甲居鄴。是殷在鄴也。東滅有易。西滅皮氏。大振聲威於北方。固爲一大強國。故曰能帥契者也。紀年、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世本亦曰「子亥遷殷。孔甲（上下當有脫文）復歸商邱。」此七遷也。孔甲元年廢豕韋。七年遷劉累。此所謂孔甲亂夏者也。豈諸侯悉懼、而殷人畏其暴、乃棄河復歸於商邱以避之耶。帝桀九年「商侯履、遷於亳。」此八遷也。則以勢強而規取夏之天下耳。是商人初封於西。至相土乃東徙於宋。至王亥乃北入於河。後復還於宋。

至湯始居亳。是八遷者，皆以其國勢強弱之故，而遷徙往來也。張守節以「湯卽位，居南亳。後徙西亳。」說者或以此當二遷。然史記書序言八遷，斥湯初年事，非謂後徙西亳也。商君書賞刑篇「昔湯封於贊茅方百里。」不審卽爲商邱爲亳耶。

附考 詩譜云，「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宋封商邱。於漢爲睢陽。左氏襄九年傳「昔陶唐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服虔說「湯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是相土、閼伯，并在宋也。左氏僖三十一年傳「衛遷於帝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左氏昭十七年傳曰「衛顓頊之虛也。」此后相、顓頊，并在衛也。據鄭玄說契封商，又別在太華之陽。三地各別。世本說「相徙帝邱。於周爲衛。」此不訛。其說「相土徙商邱。本顓頊之虛。」則混帝邱商邱而一之。宋衷注曰「相土就契封於商。」又混商與商邱而一之。鄭道元注瓠子河以「顓頊、閼伯、相土、昆吾、衛成公，五同居。」皇甫士安亦然。遂譌誤不可考也。盤庚遷殷在鄴。上甲微亦居鄴。故曰肇復先王之大業。先王斥微而言。在河北也。

呂氏春秋慎大覽「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

伊尹以告湯。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孔傳說「湯升道從陞。出其不意。」陞在河曲之南。蓋又繞出桀西。故桀敗而東走。論衡馮夷曰「西惟夏。東爲商。」此皆湯都在桀東之證。無可疑者。吳起言「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高誘曰「羊腸在晉太原北。」武王曰「白洛汭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詹雒伊。」服虔以「太行轅轅、黽嶠爲三塗。」是南至伊雒三塗。北至羊腸岳鄙。皆夏人王畿千里之地。世本云「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爲今河南登封縣。此禹之南都。左氏定四年傳言「唐叔封於夏墟。啓以夏政。」杜預注「今太原晉陽是也。」此夏之北都。殆亦猶周之有酆鎬王城是也。自少康中興、復禹之績、而遷於原。於漢爲河內軹縣。帝杼遷老邱、在陳留。孔甲居西河。皆王圻千里之地也。至桀之時、居於河南。故國語伯陽父曰「伊洛竭而夏亡。」正以桀之居在伊洛間也。而湯之都亳。自在其東。此桀湯初年事也。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此桀有二都也。書序云「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次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陞。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夏師敗績。湯從之。遂伐三囂。俘厥寶玉。」欲遷夏社在前。明已克桀都。克桀都之後。乃戰鳴條。伐三囂。則又一都。此桀湯末年事也。呂

氏春秋慎大覽「湯伐桀。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蓋湯攻河南。桀未戰而走。是桀乃東徙斟尋也。周書史記篇「有洛氏宮室無度。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紀年。桀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二十六年商滅溫。」湯之克洛滅溫。自必在桀東走斟尋而湯都偃師之後。是桀既東走。湯又用兵溫洛。久稽時日。然後東征也。孟子以舜生於諸馮。卒於鳴條。爲東夷之人。知鳴條之戰。諒在東方。郡國志「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有莘之虛。遂戰於鳴條之野。」此湯之東伐。而韋顧先助桀而有有莘之戰。史記云「桀敗於有娀之虛。奔於鳴條。」呂氏春秋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主術訓云「湯革車三百乘。困桀鳴條。擒之焦門。」又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其過。放之歷山。」荀子曰「桀死於亭山。」書序云「戰於鳴條之野。夏師敗績。湯從之。遂伐三朶。」周書殷祝云「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又徙於魯。」上來諸地。并在東方。則鳴條亦在東也。書序「湯歸自夏。至於大坰。」史記作秦卷。古卷縣在原武縣。是南巢放後。乃西歸於亳。經於大坰也。尚書大傳曰「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曰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是桀之南徙。欲逃於海外耳。吳越春秋「禹



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示天下悉屬禹也。封有功。爵有德。而留越。居靡山。伐木爲邑。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則越固夏后之陪都也。少康之封無余。其意蓋同於周人封七百里之魯。桀欲去而之海。豈意在奔越耶。史記自序云「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是桀欲去海外。諒指越耳。

昆吾爲夏霸也。與桀同日亡。大彭豷韋又爲殷霸。則其系於三代之盛衰甚巨。山海經海內經第十八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訖。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主祝融。祝融降居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器術。器術首方顛。是復土壤。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洪水滔天。」是祝融者炎帝之胤也。世本「祝融曾孫生伯夷。封於呂。爲舜四岳。」許慎以太岳佐夏。侯許爲祖自炎神。周語以共工從孫爲四岳。皆見共工祝融同祖炎神也。大荒西經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是又別一祝融。舊說每誤合爲一人。猶重黎之與重及黎也。風俗通義說「顓頊有子曰黎。爲苗之民。」鄭玄注呂刑說「苗民謂九黎之君。」是應義本於鄭氏。山海經大荒北經曰「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黎姓。」郭注曰「三苗之民。」郭璞注山海經謂祝融卽重黎。則九黎、苗民、祝融、重黎、皆

南方之民。故赫胥祝融亦曰炎帝。緯書或說祝融爲三皇。莊子敘祝融在羲農之前。是固古之王者。故詩譜以鄒爲祝融之墟。則謂出顓頊之後者。兩祝融相涉。譜系之訛也。（潛夫論五德志又以「顓頊身號高陽。世號共工。」則顓頊亦疑爲南方民族也。離騷經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山海經以顓頊之國在南海。史記以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索隱以江水若水皆在蜀。則高陽固產自蜀中江漢之域。初出自南方。故得共工之號。有南海之國耶。）韋昭說「堯紹育重黎之後。復使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是羲和亦南方之民。大戴禮帝系言「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楚世家說「帝侖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國語鄭語說「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董。彭姓彭祖、豕韋。」稽諸世本曰「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潰。是生六子。破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二曰惠連。是爲炎胡。三曰錢鏗。是爲彭祖。四曰求言。是爲鄒人。五曰安。是爲曹姓。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史記楚世家說「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鄭箋毛詩亦曰「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賈逵曰「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是夏商周三代。炎

族皆盛。昆吾、大彭、豕韋及楚皆是也。韋、顧、昆吾黨於桀惡。韋、顧亦祝融之後也。周書嘗麥解：「其在殷（殷當作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此彭壽亦彭祖之後爲侯伯者。則炎族系於三代之治亂。若是其重也。

白虎通號篇：「昔三王之道衰。而五伯存其政。帥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復興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豕韋霸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此所謂五霸。荀子王霸篇以桓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爲霸。然勾踐之霸。非孔子所知。董子云：「仲尼之門。羞稱五霸。」此必爲三代之五霸。而非衰周之五霸審矣。荀子而後。說五霸者。或以秦穆。或以宋襄。皆不合於義。風俗通已深明之也。以白虎通義之說正之。秦楚吳越。安在其能尊王攘夷。正化存政。穀梁隱八年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公羊傳昭十二年傳曰：「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竊有罪焉爾。」是春秋之義惟二伯。惟齊桓晉文得爲霸耳。曰五伯。并三代計之耳。春秋嚴夷夏之防。霸之非霸。亦系夷夏之辨而已。自周室衰微。政由方伯。中國未淪於夷狄。宗周之得保禪祀者。胥齊桓晉文之功也。而吳楚何與焉。迄於戰國。兼并益盛。九夷、八蠻、六戎、七狄。悉就芟

夷。(趙破林胡、樓煩。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却地千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秦昭王滅義渠。置隴西、上郡。又南取漢中。西舉巴蜀。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吳起相楚。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及秦略取陸梁地。又置南海、桂林、象郡。降越君。置會稽郡。廢東越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又北逐匈奴。取河南地四十四縣置九原郡。)至淮泗之夷。皆散爲民戶也。秦一六國而授之漢。開邊益遠。四夷之款塞內附者尤衆。由是胡、越、諸夏混爲一家。而民族遂益繁榮。龐然爲一大民族。至是漢族之名立。而夏族之名又漸廢也。



## 十 殷之興替

史記貨殖列傳「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此東亳也。徐廣曰「今梁國薄縣。爲湯之故都。」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自注云尸鄉。殷湯所都。」鄭注書序亦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此爲湯克夏後之新都。史記六國年表「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西亳也。不審湯於何時建之。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秦本紀「寧公遣兵伐湯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索隱曰「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是湯於西亳。後以支庶王之。以其爲契之舊居也。惟偃師曰景亳。景亳猶京亳也。不必以景山得名。魏源說「湯徙都偃師之景亳。而建東亳於商邱。仍西亳於商州。各設尹以治之。與景亳相輔。所謂邦畿千里。」理或然也。蓋以漢南四十國既歸商。乃建三亳以限南北。及夏命既革。仍而不廢。正所以威夷狄而奠中夏。此殷人長治之策也。皇甫士安說「穀熟爲南亳。大蒙城爲景亳。偃師爲西亳。」以此爲湯都三亳。鄭康成

注尙書三亳阪尹則又云「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爲三亳。」似以魏氏之說爲得其實也。湯始都東亳。與葛伯爲鄰。孟子書稱「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使亳衆往爲之耕。葛伯仇餉。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而湯之勢厚矣。遂伐桀於河南。徙都景亳。紀年「桀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荊降。」越絕書「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荊伯未之從也。湯於是飾犧牛以事荊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尙書大傳說「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蓋殷人尙敬而好鬼神。其遺荊伯葛伯以牛羊。蓋以施鬼教也。呂氏春秋順民「湯以身禱於桑林。剪其髮。鄜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此爲殷人尙鬼之明證。（殷本紀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此事甚奇。當是殷人信鬼過甚之反響。）而卽推鬼教以力征諸侯也。墨子非攻下篇「天有誥命。乃命湯於鑪宮。用受夏之大命。曰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予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間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於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夫殷之信鬼神爲何如耶。湯既

徙都景亳。遂伐洛。又伐楚。紀年二十六年商滅溫。二十八年而昆吾遂伐商。則以南方既服。遂進而規河北。而昆吾乃莫可坐視也。方湯之西侵。桀則自河南以徙居斟鄩。昆吾蓋亦自許而還居於衛。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鄭玄詩箋說「豕韋、顧、昆吾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毛詩後箋曰（傳疏同）「夏桀之際。昆吾最強。顧在其東。豕韋在其西。連屬密邇。湯伐韋顧。鋤其與黨。而昆吾以成孤國之形。則昆吾於時固還居於衛也。竹書紀年「桀二十八年昆吾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師自師征夏邑。克昆吾。」湯之征。蓋自韋顧以及昆吾。自昆吾以及夏。蓋至是湯又東北進以攻桀於斟尋。戰韋顧於有莘之墟。而桀擒於焦門也。帝王世紀言「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是湯已得漢南。乃爭河北。及桀失九夷之助。則又進而東征。尚書大傳說「桀與昆吾同以乙卯日亡。」知昆吾所繫於夏人興亡之重也。夫夏之中興也以東夷。商之興也以得漢南。周之興也以西戎。三代之興。胥資於夷狄也如是。湯以東亳興。以景亳伐夏。詩曰「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則又進而懷柔氏羌。故建西亳於秦雍也。

殷湯既誅昆吾。以革夏命。卽有事於東方。後漢書東夷傳曰「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則九夷至是亦臣服於商。終商歷年。惟再征藍夷。一伐鬼方而已。夏人都晉。將以振威靈於北方。而委昆吾以南土。商之時大彭豕韋作霸於東南。豈商人以東夷委彭韋耶。紀年「外任元年。邳人佻人叛。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五年佻人入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佻人來賓。則殷道嘗衰。而大彭豕韋則建國淮濟。漸入九夷巢穴。蓋專任殷之東藩者也。佻人卽有佻。一曰有莘。在魯。湯所婚國。此外戚之強者也。邳人在徐。仲虺之宗。此世臣之強者也。是皆東方叛國。蓋東土而叛。故商人以二伯制之。左氏昭元年傳「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佻邳。周有徐奄。」觀扈徐奄。幾危夏周。則佻邳之強可見也。蓋殷方內亂。而佻邳跳梁。彭韋作伯。正王室播遷。內外多故時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鄭注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孔傳數盤庚遷殷。不數商。蓋五邦當成湯之後。而盤庚之前。攷仲丁遷隰。隰亦作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於邢。邢亦作耿。祖乙又自耿遷於庇。南庚遷奄。此湯後至盤庚之五邦也。殷本紀云「自仲丁以來。廢嫡而立諸弟子。弟子爭立。比九世亂。商衰。諸侯莫朝。」則自太戊中興以後。至於盤庚。禍亂相循。則五遷正以政衰國亂。王室不寧故也。汲郡古文「祖乙元年



自相遷於耿。命彭伯、韋伯。」漢書地理志「河東郡皮氏有耿鄉。」於時邳飢之亂方平。彭韋始大。命爲二伯。委以東南。而自遷河東。若避其鋒者。則所謂巫咸任職商復興。亦惟君臨北方諸侯耳。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又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王肅說「自祖乙五世至般。庚兄陽甲。宮室奢侈。邑民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是祖乙北徙碭瘠。諒不得已。而奢侈踰禮。創業卽非。鄭玄曰「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政而不徙。」祖乙以不徙見錄。則仲丁遷隰。河亶甲遷相。盤庚遷般。又以徙而見錄。何耶。五邦之遷。皆以衰亂可知也。般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自般庚徙般。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郛。」是古文以般庚之遷在河北。與史記云「般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者異。姚姬傳以「揚雄說。盤庚北遷。牧野是宅。」證遷般之在河北。史記項羽本紀「乃與期洹水南。般虛上。」集解索隱并引汲冢古文云「般庚自奄遷於此曰般墟。南去鄴三十里。」（尙書正義引作般在鄴南三十里。）此般墟卽般庚遷處。束皙云「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般。舊說以爲居亳般在河南。孔子壁中尙書云將始宅般。」始宅般者。明非湯亳都。斯亦宅般爲居河北之證。楚語「昔武丁能修其德。至于

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蓋武丁滅大彭。用兵東方。故自河徂薄以征之。非謂便都於亳也。

氏羌南服。自湯以來。服事王室。武丁之際。又復伐楚及鬼方。詩曰「奮伐荆楚。深入其阻。」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僅克之。」蓋商人委東土於二伯。而自專力於西南。揚雄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李善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殷武言「昔有成湯。氏羌來享來王。」匡衡傳謂之「成湯懷鬼方。」是皆鬼方爲西戎之證。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僅克。則其強可知也。楚世家言「昆吾氏、夏之時常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常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賈逵又說「殷武丁滅豕韋。」紀年以爲「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四十四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克之。」是武丁中興。南伐荆而西伐鬼方。遂東翦二霸。則武丁之朝諸侯。有天下。武力盛也。後漢書東夷傳說「武乙衰敝。東夷寢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自武丁至於武乙。才五十年。而九夷遂以入中土。自是以後。迄於周之中葉。東夷爲強。獨非滅大彭豕韋之過耶。知霸主系於尊王攘夷之重。而殷自武丁而后。遂漸不可振也。周語謂「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帝甲亂商。七世而殞。」商自是遂衰。然尙書無逸說「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

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鄭玄說「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祖甲兄祖庚賢。其父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於人間。」是祖甲亦不失爲殷之令主。汲冢古文「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繁刑以攜遠。殷道復衰。」左氏傳昭五年「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則祖甲之亂商。正以作湯刑耳。而禹刑之作。蓋爲孔甲亦可知。鄭玄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則作修刑辟。固所以威來諸侯。自武丁伐鬼方。滅大彭、克豕韋。遂朝諸侯有天下。祖甲繼之征西戎。襲其餘烈。是亦欲以威來諸侯者。則孔甲祖甲之亂夏商。非有暴行虐政。昭四年傳曰「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國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此岐陽之蒐也。漢書律歷志「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作於豐宮之朝也。穆有塗山之會。亦有甫刑。三代之事一也。昭五年傳以「周有亂政。作九刑。」文十八年傳太史克曰「先君周公制周禮。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舍。在九刑不忘。」杜預說「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是九刑之書。周公所作。所謂亂政者。其卽東征事耶。孔甲祖甲之爲。非有異於武丁成康周公之爲。或以武力

不競。夏商自是遂衰。遂謂之亂耳。周語曰「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則宜自不必賢君。惟武力外振。故號爲賢也。尸子曰「殷高宗之子曰孝己。有孝行。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夫高宗旣放孝己。又欲廢祖庚。過行多矣。而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殆以其能朝諸侯。有天下。遂亦謂之賢也。史記稱「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左氏昭十九年傳「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周本紀稱「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曰余。褒之二君。」是孔甲好方鬼神之事也。則孔甲好方鬼神。祖甲不悔解寡。又各有間。然均以武力不競。自是而後。諸侯相兼。而王室卑也。

周本紀「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毛傳說「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迺塲迺疆。言修其疆塲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威揚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是公劉辟中國之難。徙居夷狄。有武事焉。從者十八國。固儼然諸侯之長。宜王業之興自此始。魯語言「高圉。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之大有造於周。諒亦猶杼之於夏。上甲微之於殷。皆



有起廢繼絕之功。惜周事獨無考耳。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此文王之五伐。詩「虞芮質厥成。」傳曰「二國之君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周至是乃蔚爲大國。可以力征不順。而爲受命之王。是一年受命而來者四十餘國。韓非子難二曰「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孟卽于。史記作邾。是二年伐于而定者三國。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鄭玄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又云「殷崇之君。其行暴亂。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是此諸國助紂犯周。三年伐密須而定者四國。詩采薇毛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鄭箋云「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出車之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傳曰「南仲、文王之屬。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又曰「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則除北狄也。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是攘昆夷也。鄭玄說「畎夷、混夷也。詩曰混夷駸也。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是四年伐畎夷而平者二國。西伯戡黎。鄭玄曰「入紂圻內。」是五年伐耆乃至殷之畿

甸。大戴禮「紂不悅諸侯之聽於周昌。乃退伐崇、許、魏。」是六年伐崇而平者三國。荀子仲尼篇言「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誅四者當卽此五伐。以伐耆爲天子圻內。故不計也。易是類謀「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是文王之伐。以崇爲大。詩維清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鄭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之文也。」亦惟舉崇言之。我應云「元湯伐亂崇嬖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鄭注「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是亦大伐崇之義也。左氏僖十九年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崇之強於此可見。鄭氏皇矣箋云「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周者。無復僭戾文王者。」蓋崇固西方大國。紂之西藩。亦猶奄爲東方大國。爲商東藩。自西崇滅而殷商之枝屬以剪。周遂制命稱王。而西方之形勢畢歸於周也。

汲冢紀年「太戊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陽甲二十一年西征丹山戎。祖甲十二年征西戎。」蓋自茲而後西戎漸強。遂以多事。而時見紀錄也。後漢書西羌傳說「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于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

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爲西伯。西有  
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戎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及武王伐商。庸蜀  
羌髳微盧彭濮人。率會於牧野。蓋自西戎漸強。惟季歷能創之。伐鬼方則俘二十翟王。其強可見。太  
丁遂命季歷爲牧師。繼嫉其強盛。復殺季歷。一若武丁之於大彭豕韋者。帝乙三年。命南仲西拒昆夷。  
城朔方。殷嘗以西陲之事委周也。紀年「帝辛四年大蒐于黎。三十二年大蒐于渭。二十三年囚西伯  
于羑里。」左氏昭四年傳言「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昭十一年傳言「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杜  
預曰「黎、東夷國名。蓋武乙以來。二伯久隕。東夷遂強。紂方有事於東。未暇兼顧西鄙。故命文王爲西  
伯。以西土委之。以黎之蒐而克東夷。則渭之蒐所以綏西戎。紂旣西蒐。翼年而文王囚也。襄三十一年  
傳「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左傳文）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  
征伐。（史記文）西伯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  
以請解炮烙之刑。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智哉文王。（韓非子難二）蓋文王以欲解紂之忌。播紂之  
惡。而悅己於諸侯。故孔子謂之智也。鄭玄詩譜說「帝乙初命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

江漢汝旁之諸侯。」是紂既惡文王。以扼於從囚之諸侯。欲殺之而未能。西戎既多殄滅。則即使專征伐。南國既已向周。則即使典治之。佯羈縻而已。殷本紀言「諸侯有叛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此與穆王以諸侯有不睦者作修刑辟何異。蓋自帝乙之立。殷益衰。故宜修刑以威諸侯。撫中國。紂以西伯、九侯、鄂侯爲三公。則醢九侯、脯鄂侯。韓非子說「翼侯炙。鬼侯腊。梅伯醢。」拾遺記「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興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則紂方有事於中國以禁反側。而急與文王爭諸侯也。天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汲冢紀年「十四年桀命扁帥師伐岷山。岷山莊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韓非難四「桀索岷山之女。」蓋桀嘗西征。劉敬言「公劉避桀居豳。」吳越春秋言「公劉避夏桀於戎狄。」是桀勢西侵。公劉則徙居戎狄以避之。是桀紂之暴非他。亦欲如武丁周宣之以力征而朝諸侯耳。既曰「文王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則其伐密須、伐阮徂共、戡耆、伐崇。皆以西戎之力。是文王遂又假尊王之名。率戎以侵中國。亦東向而爭諸侯。武王又率汝漢諸蠻而誅紂於垓野。竹書紀年云「武王率西戎伐殷。」則夷狄與霸君之系於興亡。又可見矣。淮南子道應訓「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以待紂之失也。紂



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是文王嘗易行改道以釋紂西顧之憂。俾敵於東而後承之。其處心固無殊於戰國之權變。韓非內儲「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紂而亂其心。」喻老「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與。費仲來求。因與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文王之處心何如。於此亦足見之。說苑武指說「文王曰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主也。伐之不義。文王用太公言。遂伐密須滅之。」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豈疑於我之謂不恭耶。則文王太公之謀。管叔之所不喜也。武王既沒。管叔遂率淮夷以武庚叛。則管叔之義高矣。周本紀言「崇侯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間用左傳文）則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此與漢景帝錯之事何異。說苑武指說「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百姓盡力不得衣食。余將征之。」則崇侯遂成元凶巨慝。此亦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政之比也。韓非子外儲「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則費仲與崇侯虎之用心固同。說苑雜言「費仲、惡來、革、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處。」是四子者固

紂之心膂。猶昆吾之與夏桀同日亡。非必不肖人也。竹書紀年所稱「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太丁殺季歷。共伯和干王位。夏年多殷。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史記又說「周公奔楚。」在昔視爲齊東野人之語者。固皆可信。復得質證於韓非、魯連諸子之書。則謂六經之所美刺爲實事者陋矣。

殷之末世。戎強於西。夷強於東。季歷、文王繼世征攘。西戎遂以內附。而東夷則猶梗化。蓋東夷傳云「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則紂之世。二伯旣殞。東夷之強可知。昭二十四年傳「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杜預注「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也。」周本紀言「紂發兵七十萬。拒之牧野。」則紂師之倒戈。蓋以夷人之離德。不爲紂用。曰億兆。曰七十萬。其辭雖誇。要足以見東夷之強盛。韓非子初見秦「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馬於淇溪。右飲馬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皆見紂衆之盛也。蓋紂爲黎之蒐而克東夷。雖脅之以威。俾起師自容閭至浦水。（帝王世紀文）以戰於牧野。卽以夷人之未附而亡。桀以不能起九夷之師而亡。紂以東夷之倒戈而亡。則東夷系於夏商之興亡如此。桀不能起九夷之師而三致國於湯。以自徙南巢。紂則強九夷之師以戰於牧野。夏於昆吾共終始。而商則先翦大彭豷韋殺季歷。凡以

見商人之暴。不如夏人之寬。禮表記「子曰夏道尊命。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殷本紀「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荀子正名篇云「刑名從商。」周書史記解「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左氏宣十二年傳曰「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宣十五年傳曰「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此皆夏寬殷猛之證。故桀既放逐。而湯有慚德。紂已焚死。而武王又射之三發。以黃鉞斬紂頭。懸於赤旆。商周之報之也亦殊。非偶然也。

## 十一 周之興替

文王率西戎以征叛國。武王率江漢汝旁之諸侯以伐殷。周之始興。先定西南。遂觀兵孟津。東向以爭大位。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趙岐注「奄、東方無道國。奄、大國。故特伐之。」郡國志「魯國、古奄國。」既誅紂以定中原。又伐奄以奠東方。而后天下畢定。荀子仲尼篇言「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蓋誅紂伐奄之爲誅二也。三年討其君。蓋定商奄之難也。乃封太公於齊以表東海。封召公於燕以臨其北。封周公於魯以處其南。逸禮曰「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周之三公重臣。畢封於東。重權積勢以制之。則以東土未集。其備之乃若是其嚴也。齊世家言「太公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當時東夷之暴。於此亦足見之。周本紀言「封商紂子祿父、撫殷之餘民。爲殷之初定。未集。乃分其畿內爲三國。」鄭玄詩譜說「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三公鎮東土。以三監鎮殷墟。



則誅紂伐奄。既有天下之後。周人所以制商奄之方略。罔燎若指掌也。王制言「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豈彼時殷勢尙盛。故以武庚爲方伯耶。齊世家言「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則周人以殷亂付周公討之。以東夷之亂俾太公討之。蓋周雖以三公畢封於東。而周召二公皆留相王室居內。東土唯委之於齊。書序言「伯禽宅曲阜。徐夷并興。東郊不開。作柴誓。」魯世家言「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并興師。於是伯禽率師伐之。遂平徐戎。」則魯人東攘。視齊尤力。夫太公在齊。海岱之間。斂衽而朝焉。勢非不厚。權非不重也。乃當宗周之急。乃拱手以觀其成敗何耶。及周公戰於殷。伯禽戰於魯。王室賴以復寧。書序言「召公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太公豈亦有疑志於周公耶。

魯世家言「管蔡武庚果率淮夷而反。周公興師東伐。遂誅管蔡。殺武庚。寧淮夷。東土諸侯咸復宗周。」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臬。」毛傳說「四國。管蔡商奄也。」蓋周公旣戡殷亂。又定淮夷。而東土始寧。固非伯禽之力所能藏事。周初之所致慮者。卽殷墟與東夷。故以三公三監鎮之。而相率以叛者。卽

此兩大勢力。其強固未易服也。尙書大傳「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尙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則管蔡之亂。奄人實啓之。韓非子說「周公將攻商蓋。辛公申曰。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商蓋卽商奄。是奄果大國。而周人之勁敵。周公亦僅服之而已。周本紀言「周公行政七年。反政成王。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尙書孔傳「成王卽位。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帝王世紀「成王旣營都洛邑。復居豐鎬。淮夷及徐戎商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又以見周公惟寧淮夷。服商奄。至成王乃伐而殘之。然後東土始大定。東夷固周人之勁敵。歷久而後弱削也。周書作雒解「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又云「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足見東征滅國之多。孟子云「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漢書地理志「臨淮郡徐縣。自注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左氏昭元年傳「周有徐奄。」杜注「二國皆嬴姓。」正義以爲世本文也。是盈卽嬴姓。徐奄之屬是也。世本云「淮夷。嬴姓。」又言「江黃二國皆嬴姓。」見嬴姓之國之多。是周公之攻九夷。成王之伐東夷。（書序）其皆嬴姓之國而少昊皐陶之裔也。秦本紀言「中衍。鳥身人言。太戊聞而卜之。使御

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是嬴姓固殷之世臣。其叛周宜也。「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孟子曰「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嬴氏固世忠於殷。而海隅其根據地也。帝王世紀言「皐陶、偃姓。」應劭說「偃姓、皐陶之後。」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杜預以舒爲東夷國人。路史云「少昊後偃姓舒國。」是偃姓亦少昊皐陶之裔。周公荊舒是懲。嘗并伐此羣舒也。武王克殷而巢伯來朝。鄭玄以爲「南方世一見者。」徐邈曰「巢、偃姓之國。」蓋武王誅紂伐奄。嬴偃之族并皆率服。及周公攝政。而嬴偃之族并起而叛之。嬴偃之族并出少昊。而又皆爲東夷之國。亦足證少昊皐陶并屬東夷。而秦族之苗裔也。其熊姓之國。趙佑以爲卽楚之先。豈熊繹初封遂叛周耶。左氏桓十二年傳。羅人。正義以世本「羅、熊姓國。」周初固有熊姓之國而黨於商者。然已不可考也。卽周公伐楚。未必卽用兵丹陽也。

禹貢、夏人之九州。職方、周人之九州。故孫炎等并謂爾雅所述爲殷人之九州。爾雅有營州而職方無之。職方之幽州、藪豸、養、川、河、涕、浸、菑、時。皆在山東。然爾雅、齊曰營州。在青州之東。其東北又距海。至周

全失之。爾雅曰燕曰幽州。在遼水東西。至周則不能全有之。周人東北屬土。視殷人固遠遜也。書傳曰「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宋世家云「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則周地東不及營州。以箕子固不臣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武王既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許叔重說「首陽山在遼西。」章枚叔以爲今盧龍東南二十五里有首陽山。卽古首陽山。莊子讓王「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幽州固在中國之北。則周地不能全有古幽州。豈以夷齊之義不臣周故耶。書傳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則伯夷、太公之各有其徒黨也。書傳又曰「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文王以爲四友。以免虎口。」鄭注「呂尙有勇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詩毛傳說「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是太公之黨。賢才若此。則伯夷之黨亦可知。殆既從伯夷返。隱處於首陽北海之濱。遂無從考耳。韓非子「紂爲長夜之飲。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是箕子亦有其徒人。史稱「箕子恥臣周室。率國人五千避地朝鮮。遂王其地。」則首陽朝鮮之隱。固有義士五百、君子六千、爲之從。



汲冢書「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于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胤子在鄩。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爐。商可復也。」是孤竹之隱。朝鮮之避。其志固深。韓非外儲「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則伯夷誠非肥遯士也。然則周之封燕所以備幽州。而封齊所備營州耶。

周書作雒稱「周公既克殷亂。俾康叔宇於殷。俾仲旄父宅於東。」孔晁注「東謂衛。殷謂鄘。」孫仲容據世本以「康叔子康伯名髦。卽此仲旄父。」則周公克殷救亂之後。建康叔於衛。俾仲旄父分治之。以鎮殷墟。代三監之任也。史記言「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周初大國。惟此三國耳。左傳定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昊之墟。」班固言「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魯之大。自商奄既平後益封之。齊之大。自滅薄姑後益封之。齊語桓公問管仲曰「吾欲南伐何主。西伐何主。北伐何主。對曰南以魯爲主。西以衛爲主。北以燕爲主。」是下至桓公之霸。猶以燕衛魯三國爲強。成王蓋以齊人戰不如魯人之力。乃大封魯。以東方之任付之。康叔、仲旄、宇於庸衛。以殷墟之任付之。則殷亂既平。周人制商奄二國之方略。又一變

也。詩序「施邱、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則衛固方伯也。鄭注尙書云「分衛爲并州。」是衛地北至并州。其遼如是。班固說「齊桓公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則衛自懿公後始失北方地。而晉始大。鄭玄詩譜「邶、鄘、衛、冀州太行之東。北逾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則康叔受封之地。廣可知也。左氏定四年傳「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以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昊之墟。分康叔以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夫魯衛之封。同以商民以商政。以唐叔封於夏虛啓以夏政推之。則衛固殷虛。魯亦殷虛也。紀年「殷自南庚以來居奄。盤庚始自奄遷殷。許慎曰「邶、周公所誅。國在魯。」鄭玄曰「邶在淮夷之北。」曰商奄。正以商人嘗都此奄國也。商有邳之亂。而大彭作伯徐淮。有佻之亂。而豕韋作伯鄘衛。商人又自居之。周既翦商。蓋以其歸殷久則難變。乃大建魯衛以制之。誠以周南召南。被文王之化深。而商奄殷虛。尙殷頑之窟宅也。自武庚既誅。以殷民六族封魯。七族封衛。或從微子徙於宋。或徙之成周。而殷民弱散。不能復叛也。左氏六年傳「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和睦也。」蓋周公鑒二叔之不咸。而移康叔於

衛以自固。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自魯衛之建。而王業遂固也。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勳勞於天下。於是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王莽傳說「成王之與周公也。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蓋殷之餘民。分之於宋。於衛於魯。於成周之後。遂不能復叛。而奄則猶強。至成王時再叛。再征。則魯衛益封。封四百里。爲周公東征時事。及成王伐淮夷。殘奄。以東夷屢叛。又益封魯至七百里也。閟宮之詩「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箋云「封以七百里。欲其強於衆國。」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箋云「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定四年傳「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之土田。陪敦。」杜注「陪。增也。敦。厚也。」夫王圻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今魯方七百里。爲方百里者四十有九。則已半於天子之邦也。則周公之陪敦若是。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是周公所率。自淮海而及南夷蠻貊也。孟子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是周公兵

威、遠被荆揚。嘗伐荆楚而擊羣舒。蒙恬傳說「周公奔楚。」正以周公之剔彼東南也。荀子王制言「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誅商奄則東征也。又言「周公南征而北國怨。」伐荆舒則南征也。魯世家言「成王乃命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故禮曰「魯、王禮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傳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邰、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荀子儒效言「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豈惟姬姓獨多。而周公且大封其支庶比於文武。其勢重擬於天子。則魯有天子禮樂者。以魯固擬於周而東方諸侯之長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此周初之制。周公太公受封之疆里也。因薄姑以封太公。於是兼五侯地。因商奄以封伯禽。因三監以封康叔。於是地各方四百里。此既平殷後之制。伯禽康叔受封之疆里也。成王之與周公也。開七百里之宇。此殘奄後益魯之疆里也。班固言「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是衛初封固已盡得三國地。而鄭玄詩譜云「成王殺武庚。伐三監。更於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後世子孫稍併彼二國。」趙岐注孟子亦謂



「周公太公地尙不能滿百里。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也。」則東漢儒者不識三國益封之義。故立說與司馬遷乃大背也。

周初以三公鎮東夷。以三監鎮殷墟。管蔡既平。又以伯禽鎮東夷。以康叔鎮殷墟。此周人理其新疆之方略也。周之始興。先得西戎。又得南國。此周人之舊疆也。則分陝以東。周公治之。及於汝漢。謂之周南。分陝以西。召公治之。及於江沱。謂之召南。此周人理其舊疆之方略也。周人既宅豐鎬爲西都以固其根本。周公又營成周。召公營王城。爲東都以朝諸侯。內分之爲周召。外輔之以魯衛。內外相維。周之所以多歷年所者。非偶然也。夏人託有呂昆吾於許。而都晉陽陽城。封支庶於越。此從術也。殷人建三亳而委東土於彭韋。周人以西都固根本。以東都朝諸侯。而輔之以魯衛。此橫術也。三代之操術也。各不同。蓋周人之立制。其用意更密也。然自周公兼夷狄至穆王享國才百年。僅成康之際刑錯而已。在昭王時。王室已不振。圖治固又若斯之難。周本紀言「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呂氏春秋言「昭王親將征荊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於漢。」竹書紀年「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喪六師於漢。王陟。」周室至是已微弱。二

南被化獨深之國。而荆蠻已抗命於其間。則王室之衰可知也。周本紀言「昭王卒於江上。子滿立。是爲穆王。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襲命。復寧。」是周室至是而衰也。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則穆王內修政理。外攘夷狄之令主也。匈奴列傳言「武王放逐戎夷。其後二百有餘年而穆王伐犬戎。後二百有餘年犬戎攻殺幽王驪山下。」則穆王西征。固周之一大事也。趙世家秦本紀皆言「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紀年以征徐在前。西巡在後。與史記不同。此從史記）東夷傳言「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王者三十六國。穆王得驥騏之乘。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蓋穆王方有事於西征。徐偃王乘之。率九夷以伐宗周。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穆王之兵尙西征未返。不得已。暫分東方諸侯命主之。而南合楚。周楚之兵合而偃王敗也。韓非子五蠹說「徐偃王處潢池。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舉兵伐徐。遂滅之。」說苑

指武說「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桓六年傳鬬伯比曰。「我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是徐人之王以得漢東諸侯。而楚人亦欲得志於漢東。故穆王令楚伐徐。而楚人利爲之。紀年「穆王六年徐子誕來朝。錫命作伯。十二年毛伯薤。共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冬十月北巡狩。遂征犬戎。十三年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於陽紆。七月西戎來賓。徐戎侵洛。十四年王師楚子伐徐戎克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泜。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東至九江。叱鼃鼃以爲梁。遂伐越。至于紆。荆人來貢。」此穆王將有事於西戎。而命徐子作伯以羈縻之。至戎事方急。而徐伐洛。則使楚人攻之。及楚已得志遂爭徐。則使毛伯敗之。又大起九師親征至於九江。而楚人來貢。昭四年傳說「穆有塗山之會。」紀年「穆王三十七年伐楚。三十九年會諸侯於塗山。」蓋東土於是大定。至是而三方之外患平。則穆王周周之令主耶。「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孔子編之尙書。良有以也。蓋穆王作罔命以申政令。作呂刑以齊諸侯。故能西克戎。東克夷。南克楚。蓋內修而外武也。後漢書東夷傳說「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百姓隨之者以萬數。」說苑

指武說「徐偃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淮南說山訓說「徐偃王以仁義亡國。」許慎曰「夷俗仁。」於徐偃王見之也。前漢地理志說「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桴於海。欲居九夷。」後漢東夷傳說「東夷率皆土著。天性柔順。烹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此其爲君子之國乎。劉寶楠論語正義據地理志以爲漢人師說浮海卽居九夷。皇侃說九夷悉高麗樂浪迤東地。故欲浮海者。將之朝鮮。從箕子之跡耳。自淮徐以屬之膠萊。沿渤海達於朝鮮日本。悉九夷地。其民則秦族之同支也。子思子稱東扈氏之熙載也。將卽此之東屠乎。古都養或作扈養。都屠則皆從者聲也。東夷傳「高駒驪其國東有穴。號燧神。以十月迎而祭之。」將卽燧人之傳說乎。

宣王中興之初。外攘夷狄。命秦仲伐西戎。尹吉甫伐玁狁。方叔伐荆蠻。召穆公伐淮夷。王自帥師伐徐戎。江漢之詩義「召穆公平淮夷也。」曰「淮夷來求。淮夷來鋪。」又曰「江漢浮浮。江漢之汭。」此淮南之夷也。常武之詩曰「率彼淮浦。鋪敦淮濱。」亦平淮夷事也。又曰「省此徐土。濯征徐國。」則淮北之夷也。吉甫、方叔、召虎旣平三方之難。而王又自帥太師、皇父、司馬、程伯休父東征。蓋宣王之注



全力以經略東方也。崧高之詩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蓋方叔既平荆蠻。周人則以南方託之申伯。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蓋吉甫既平獫狁。周人即以北方之任付之韓侯。邇與周初分陝之治殊也。烝民之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言「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淮徐既平。東方之任。周人使王臣自理之。不以屬諸侯。魯世家言「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自伐魯城齊。則威勢東振。由豐鎬以達徐淮。皆天子自理之。尙書大傳及鄭玄并以鮮誓在顧命後。甫刑前。則鮮誓一篇。非成王時事。固徐偃王僭號而魯人南征之書耶。穆王之時。魯人尙專征伐。及宣王東伐。乃魯不與焉。魯之不復主東諸侯。蓋自此始也。宣王親征徐戎。而以召穆公伐淮夷。崧高之詩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宣王以南土付申伯。而使召伯定之。韓奕之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宣王以北國付韓侯。而命燕師完之。燕召康公之胤也。是宣王中興。多倚於召穆公。已非周初周召分陝之局。而側重於召公也。召旻之詩則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黍苗之詩曰「悠悠南行。召伯勞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皆周人獨揚召公之證。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王卒立之。武公薨而戲立。

是爲懿公。兄括之子伯御攻弑懿公而自立。宣王遂伐魯殺伯御。」是魯之亂。宣王亂之。於是陝以東亦召公治之。豈宣王以魯之大。固召其亂。因伐而弱之耶。此見宣之中興。重視東土。遠過南北二方。其輕視西戎則又更甚。故西戎唯付之附庸之大夫秦仲。秦仲遂以死於戎。將穆王之創西戎也最深。故宣王之輕戎人也亦最甚耶。宣王晚年。西戎之禍益熾。五敗王師。則以中國久疲。兵力耗竭故也。周本紀言「三十九年戰於千畝。敗績於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則王室卒徒以喪於江漢者既衆。而周以困也。祈父之詩序「謂刺宣王也。」鄭箋云「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與姜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爪牙之士。」則千畝之戰。宣王感戰士之不足。起爪牙之士以戰不勝。又料民於太原。而終不能克西戎。趙世家云「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則驪山之變之未現於千畝之役者亦僅也。宣王之創東夷也獨深。故東夷是後遂不可復振。西征則屢戰而屢挫。故驪山烽炬。而卒覆宗周者卽西戎。中興之功。虧之一簣。蓋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固勢理之恆然者也。

左氏昭四年傳「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岐陽之蒐。塗山之會。太室之盟。其事一同。幽王蓋亦欲以武力服諸侯者。於時承戎人五敗王師之後。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周本紀言「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火。諸侯悉至。於時王室之迫危。有待於征攘可見也。詩序「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數徵會之而無信義。」箋云「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見幽王之常申約束。以備不虞。與太室之盟。其意一也。史記采菽說謂「褒姒不好笑。幽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此乃大遠於人情。未可信也。詩序「苕之華。閔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并起。」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亦足見幽王之勤於武事。「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見於時內叛外侵。師旅不息。東征荆舒。致力爲尤勤也。小雅之詩曰「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毛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是幽王猶襲宣之前猷。汲汲於經營東土。十月之交詩曰「皇甫孔聖。作都于向。」皇甫爲濯征徐國之帥臣。則向當於東方求之。春秋有四向。襄十四年「會吳于向。」於今爲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蓋此卽皇父作向處也。皇父作向。仲山甫城齊。其事一同。非作私邑。朱右曾以爲「周幽爲太

室之盟。戎狄叛之。潁水出於太室而入於淮。意太室會後。遂浮潁入淮。」因有作向之舉也。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曹侯多藏。」箋云「一作都。立三卿。皆聚斂之臣。禮。畿內諸侯二卿。」則三卿固非畿內采邑之制。詩曰「不戢不難。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重徂向。」箋云「盡將舊在位之人。以充其去。無留衛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於向。」正義曰「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形勢。盡將往向。則又盡移王官於向也。下篇雨無正之詩曰「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又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諒皆都向之事。王官三公。至是皆東徂也。是皇父作向。周公營洛。其事同也。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箋云「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田卒汙萊。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則當時作役之浩大可知。毛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周人之子。熊羆是求。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豈以作都立三卿皆聚斂之臣。遂致東土之困耗若斯。而反以奉西人之奢逸耶。常武之詩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至皇父則「作都于向。擇三有事。」宣王未竟之志。幽卒成之。周人固大致力於東。



也。南土遂全付之申伯。自申伯以鄩人西戎滅宗周而向亦廢。周衰而申亦不能自保。揚之水序以爲「刺平王遠屯戍於母家。」箋云「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強楚。王室微弱。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申固周之南藩。周以申之叛而衰。申亦以周之弱而病於楚。自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夷狄披猖。而中國遂不可振也。自西周以來。周公兼戎狄於前。穆王肆其心於後。及宣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周之能統一此三百年者。則三君之力。亦猶殷之有武丁中興也。然周公穆王先西攘而後東征。則興。宣王殷紂皆先東征而後西攘。則敗。蓋東夷弱而西戎強。先克強者而弱者自易制。先致力於弱者。已損其精銳。而後攻其強。則勢成弩末。其敗必也。武丁先伐鬼方。而後東剪彭韋。故興。桀爲仍之會而起九夷之師。則東征之成功可知。至其伐嶠山。迫逐公劉。是又西侵也。然公劉徙邠。從者十有八國。則西方固未大挫。而慶節佐湯。終屋夏社。亦先東後西而致敗者也。東夷、秦族之支也。其民引弓決矢。焦僥、烝人。炎族之支也。西戎、獯亦與黃族同一血統歟。其民尙武。被甲荷戈。不同於獯粥、蠻狁之爲犬種而得儕於人。故孟子以文王爲西夷之人也。黃族崛起而羲炎遂弱。與戎人東侵及於周京者之多。正可互證其同爲強武悍鷙之民也。

左氏昭二十六年正義引汲冢書紀年又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旣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攜。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呂氏春秋以「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原作蔡公敦。此從史記校改。）見虢公等內諸侯之黨於王。而外諸侯若申若魯黨於太子。及晉文侯殺攜王。而外諸侯之勢強也。左氏昭二十六年傳「王子朝曰。幽王愆厥位。攜王好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自外諸侯替攜王而王人弱也。呂氏春秋、墨子并說「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此虢之黨於厲王。王子朝曰「厲王戾虐。流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是於時諸侯蓋有釋位以間王政者。紀年「厲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魯連子曰「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共復歸國於衛也。」呂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仁賢。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也。」司馬彪曰「厲王之難。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爲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卽王位。」則奉共伯和者。外諸侯也。史說「召公周公二相

行政。號曰共和。」韋昭云「歲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此王人之自奉天子以行政也。其事蓋亦猶平王攜王之并立。共伯賢而能讓。立宣王而復歸國於衛。宣王遂中興周室也。郊特牲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自夷王以下。」鄭玄注曰「夷王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穆王之後。共王滅密。懿王烹齊。王室威靈。尙足以剪諸侯。自覲禮之廢。見周之弱而夷王之卑退也。楚世家曰「夷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舉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立其三子爲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見厲王之欲強王室。削諸侯也。周語曰「諸侯不享。王流於彘。」則厲王奔彘。正以諸侯叛之。勢之必然者也。而遂奉共伯和立爲天子。魯連子以共伯復歸國於衛。則共之爲衛。亦猶唐之爲晉爲翼耶。（衛世家「釐侯四十二年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史記正義云「按此文。共伯不得立而弟和爲武公。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後。年歲又不相當。」蓋張氏之意既疑兩共伯相涉。而又疑其年歲不相當。然共伯和之是否卽衛武公。尙須考證。而毛詩序云「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則衛武公固上及厲王時也。）

諸侯不享而厲王流於彘。諸侯則立共伯和爲天子。而周召二公奉宣王行政以與之對峙。此王人之抗諸侯也。而虢公長父卽王人而黨於厲王者也。諸侯不至而幽王死於戲。申許則立平王。而虢公翰則立攜王以與之對峙。此亦王人之抗諸侯也。而虢公石甫亦王人而黨於幽王者也。宣王興而共伯退。平王定而攜王誅。則王人與諸侯強弱之判在是也。此周之所以廢耶。晉文侯、鄭武公、許文侯、衛武公、夾輔平王。徙居王城。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是平王之定。外諸侯之力也。隱六年左傳「周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宣十二年傳「隨季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晉語「叔詹曰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皆見東遷之初。王室之恃於晉鄭也。左氏隱三年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周鄭交惡。及王奪鄭伯政。伐鄭。祝聃射王中肩。則周於是乎失鄭也。隱五年傳「曲沃莊伯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是後王使虢伐曲沃者再三。而曲沃卒并晉。則周又失晉也。周之東遷。依於晉鄭。及畀虢公政以恢王人之權而失晉鄭。則周之自敗其力也。賈逵曰「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周人畀政於虢。東虢據



虎牢之險。西虢守崤崤之塞。爲洛邑之門戶。而鄭滅一虢。晉滅一虢。而王室之屏蔽撤也。秦本紀稱「縣杜鄭、滅小虢。」三虢滅而王室自卑。與諸侯無異。詩不能復雅。謂之王國之變風。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政由方伯。而變爲春秋之局也。帝王世紀言「虢有三焉。」其曰北虢。蓋卽此小虢。三虢亡而周亦廢也。

## 十二 三代文化

漢地理志言「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戰國所謂爭夏遺者即是地也。潁川之崇高陽城。固卽鯀禹之都。禹有天下號曰夏。則以一國之號爲一代之號。曰夷狄。曰諸夏。則又以一代之號爲一族之號。故說文說夏、中國之人也。三代以還。遂皆以中國爲夏。荀卿子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又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夏后以後。歷三代稱中國人爲夏。猶炎漢以後別中國人於異族稱漢。唐以後別中國於異族稱唐也。漢唐爲中國文化變遷之兩大限界。文治武事。均有特殊之成績。諒夏亦羲炎以來文化變遷之一限界。則區別文化爲夏前時期。夏後時期。漢後時期。唐後時期可也。自禹平水土。制定九州。作禹貢。殷周沿之。大略不甚相遠。禹抑下鴻而傳洪範。彝倫攸敘。歷商及周。箕子又以是傳之武王。夏小正周月解。則亦先後相因。斯亦三才之道。皆禹之化。而衣被三代。亦猶漢之化衣被六代。唐之化被於宋明也。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此之三易。卽伏羲神農黃帝之易。是三代雖自爲一期。而於遠古文化。

又各有崇尚。故前文以夏尙忠、殷尙敬、周尙文、三統循環之義。亦卽義、農、黃帝、三族文化之殊。殷人好鬼而尙刑。卽確宗苗黎之化。而文化之新故代謝。固又不必與國祚之終始同時。蓋文化每先動搖而政治紊亂。國勢遂亦由衰而卽於亡。殷人好鬼。而好鬼之風開於夏之晚季。夏本紀言「帝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則孔甲之世。卽夏道衰而殷道之始。殷本紀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此實殷人尙鬼之教已動搖也。史遷亦言「紂慢於鬼神。」牧誓謂其「昏棄厥肆。祀弗答。」墨子引泰誓曰「紂夷居。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又曰「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皆見殷末鬼教之不行。微子篇稱「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則其風已及於民庶。周語謂「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帝甲亂商。七世而殞。」則夏道之變。始於孔甲。殷道之變。始於帝甲。羲和生十日。生子以日名。固苗黎之舊俗爲然。而商代帝王皆以日名。蓋亦襲於苗黎者。然夏自孔甲已以日名。後又有履癸。史記言「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武傷百姓。」是尙刑好神之化。夏季已然。馮景解春集亦證孔甲爲好武之君。殷之先公以日

爲名。亦始於上甲微。而微又滅有易、滅皮氏。帝王世紀又言「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亦正夏之末世也。

帝王世紀「謂孔甲以後。諸侯相兼。」則罔夏末一戰國也。帝甲以後。諒亦殷末一戰國。非獨周末爲然。孟子稱「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處士橫議。所謂邪說。諸侯放恣。所謂暴行。此謂周末之事也。孟子又稱「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又作。紂之身。天下大亂。」此謂夏殷之末。亦有處士橫議。諸侯放恣事也。漢書藝文志雜家有孔甲盤盂。小說家道家有伊尹。此夏末之邪說橫議也。墨家有尹佚。道家有辛甲。有太公。而小說家道家皆有鬻子。此殷末之邪說橫議也。禹會諸侯於塗山。桀亡。湯受命。存者三千。則以孔甲以來。諸侯相兼。蓋夏末之暴行放恣可見也。殷時諸侯三千。及周初唯有千八百國。則以帝甲以來。諸侯相兼。而殷末之暴行放恣又可見也。及於衰周。事更顯白。舊文化之崩潰。新文化之醞釀。殆皆於此三代之戰國時期相代謝。漢之文化亦始於秦。而成熟於中葉。唐之文化亦始於隋。殷周之化。誠亦自夏商之末而始也。再推論之。則三代文化雖成於夏。而蓋始於顓頊。服虔說「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之後。天子之號。因



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此正郟子所謂「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呂刑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見上世之囿於神道。至顓頊而絀之。六府之制。尤始於顓頊而被於三代者。則顓頊、虞、夏之交。又中世文化與三代文化之代謝期也。

唐虞以上三族文化各不同。紀於遠而聽於神。或略同。此亦初期文化之必然者也。唐虞以下三代文化各不同。紀於近而命以民事。則大體不異。則智識已進於實際之效也。莊子稱「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尸子又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孔子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則禹之道可見也。淮南子稱「墨子背周而用夏政。」墨子書亦著墨子謂公孟子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墨之道卽不必出於夏。而夏之道固大同於墨道也。殷之道好鬼而任刑。因乎苗黎之教。近於道家之旨。故伊尹之書在道家。別錄在兵權謀。以伊尹之道觀殷之道。亦不中不遠。太公之書亦志在道家而別錄在兵權謀。馬遷亦說「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則太公之法於伊尹。在周初爲舊派。宗道德。擅權謀。而周公宗仁義。秉禮樂。一守商之陳規。一開周之新局。三統之實。於是得略窺之伊尹太公。古之